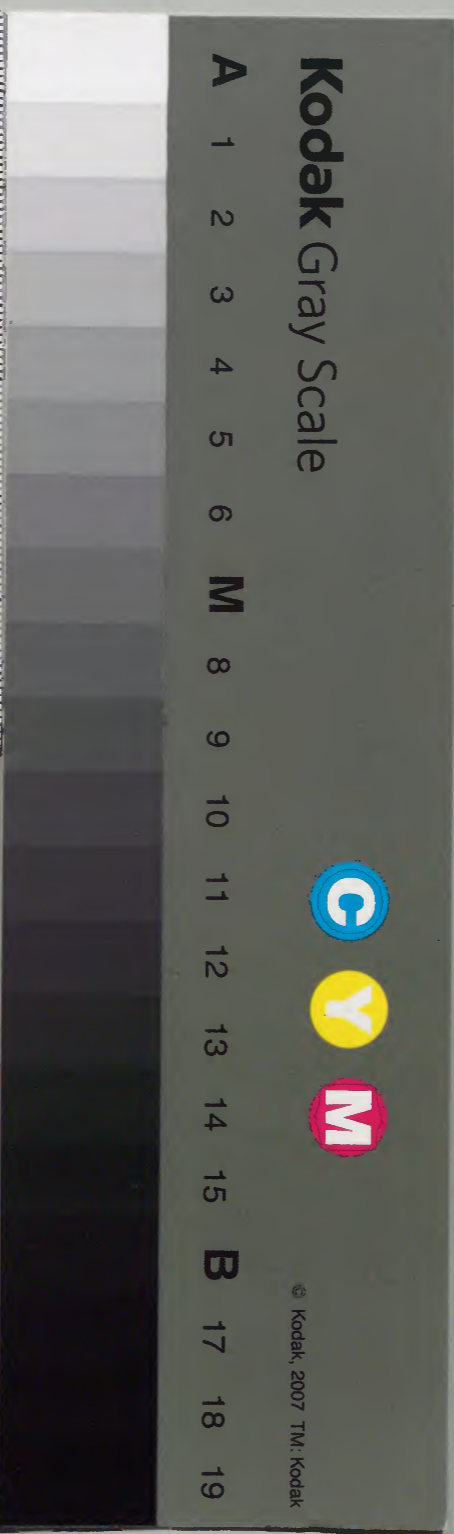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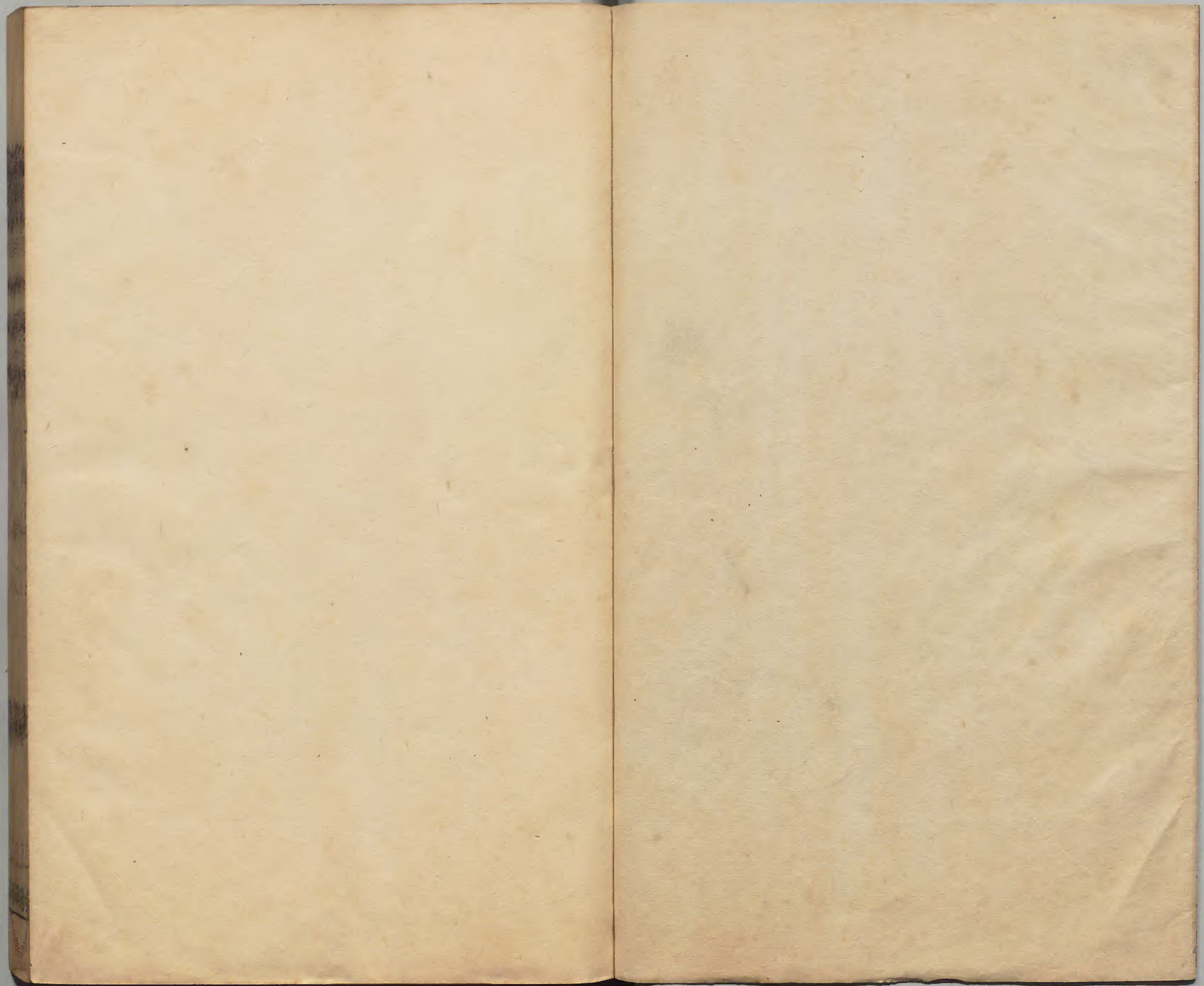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綱目

正編 三十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837
冊數	107 (58)	
函號	別	6 1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九

明 史官陳仁錫評閱

起乙酉唐高祖武德八年○凡十六年
盡庚子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乙酉八年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內肅然

質

實舒州注見梁簡文帝太寶元年晉熙

能

進

詔許突厥吐谷渾互市

突厥吐谷渾各請互市詔皆許之先是中國喪亂民乏耕牛至是資於戎狄雜畜被野

質實 [吐谷渾]西域國名注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夏四月西突厥遣使請昏許之

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以問裴矩對曰今北寇方疆國家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徐思其宜耳上從之范氏曰自漢以女嫁匈奴而後世習為故常不以為恥而以為法以為畏之邪則是以天下之大而畏人至於納女恥也

踵兩漢五代之弊習

以為謀之邪則是以女為間而欲奪人之國亦恥也高祖不謀於眾賢而問諸亡國之臣宜其不知恥也夫匹士求偶猶以其類今乃以天子之女而棄之戎狄變華為夷豈不哀哉然終唐之世人君行之不以為難其臣亦不以為非由高祖啓之也
質實 [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復置十二軍

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復置之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質

實 [十二軍]注見隋恭帝侗皇泰二年

質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敗

績

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為書皆用詔勅突厥遂寇靈相潞沁韓朔等州張瑾與戰大谷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

質實 貪婪注見漢章帝章和二年靈相潞沁韓朔六州名靈注見玄宗天寶十五年靈武相注見漢元帝建昭二年魏郡潞注

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一統志云沁本後魏之義寧郡隋初廢郡置沁州治沁源縣大業初州罷義寧初復置義寧郡唐初復為沁州屬河東路天寶初改為陽城郡乾元初復曰沁州宋於銅鞮縣界置威勝軍尋以州省入金復改為沁州元隸平陽路本朝初以附郭銅鞮縣省入直隸山西道韓本秦之襄垣縣屬上黨郡以趙襄子所築故名襄垣漢因之後魏兼置襄垣郡北齊郡廢後周置韓州隋大業初州罷以縣屬上黨郡唐初復置韓州貞觀中州罷以縣屬潞州宋屬隆德府金屬潞州元仍舊本朝因之改屬潞州朔注見漢高帝六年馬邑太谷古地名本晉大夫陽處父之邑秦屬太原郡漢為陽邑縣晉



屬太原國後魏屬太原郡後周徙治今縣地開皇初郡廢以縣屬并州後改為太谷縣以縣西南有太谷故名唐初置太州尋廢州以縣屬太原府五代宋金元俱仍舊本朝初因之改屬太原府陰山注見秦王政三年在城國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質實

權量注見周顯王十九年

○冬十一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

質實

侍中官名注見武德七年

○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

侍中

樂

丙戌九年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質實

實雅樂注見齊武帝永明九年

○以裴寂為司空

日遣員外郎二人更直其策

二月以齊王元吉為司徒○初令州縣里閭各

祀社稷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閭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質實

社稷注見

新莽天鳳元年

夏沙汰僧道

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僞啓三途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自漢以前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自立胡神羌戎亂華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襄足為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之惟太僕

簡別而後沙汰

卿張道源是奕言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大寺觀庸猥穢者勒還鄉里京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以職在占候杜絕交游所奏災異悉焚其藁

集覽

漢譯胡書西胡之書難曉故以漢語譯之後秦姚興使鳩摩羅什翻

譯西域經論自立胡神傳毅曰西域之神其名曰佛自漢明帝始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

其書空桑列子曰伊尹生乎空桑傳記曰伊尹母既孕夢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明日視日出水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命之曰伊尹長而賢為殷湯相輿地要覽汴梁雍丘縣有空桑城伊尹生處也韻會注空桑山名伊尹質實爵二年三途亦曰三惡張九韶曰一色慾門上尸道天塗界二愛慾門中尸道人塗界三貪慾門下尸道地塗界是謂之三途也六道俗云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生道是謂之六道也張道源并州祁人一統志云空桑城名在開封府陳留縣南一十五里帝王世記云伊尹生於空桑

郡志伊尹母既孕夢神告曰白若出水即東走明日白果出水乃東走十餘里顧其邑盡為水遂化為空桑有莘氏女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中即此沙門僧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八年沙汰注見宋孝武帝太明二年道士注見隋煬帝大業六年女冠注同上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元

吉立世民為皇太子決軍國事

世民既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

豈有一國
兩君而可
治者乎誤
矣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六
雅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
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
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嗣，而汝固辭，
且建成為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
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陝以東
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
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
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
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
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
上乃止。」元吉密請殺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
不知所出。行臺郎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
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
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

家國存亡之機，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召
杜如晦謀之，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
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為己用，密以金銀
器一車，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
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
元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
又譖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
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
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畧之士，
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
逐之。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在，與其舅高士
廉、將軍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
決計。世民猶豫，問於李靖及李世勣，皆辭。世
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元吉將

世民當此能苦心調劑使兄弟無間言上也。不則逃位高尚以消其忌嫉亦一策也。必欲正義申討與鄭莊養成共叔之亂何異。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七
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率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上授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告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眾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公更圖之。」敬德曰：「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

天於人君如聲響相應。秦王當有天下而太白經天，奈何不加深思。

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嘗謂護軍薛寶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至。若使二人得志，天下非復唐有。」大王奈何？狗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眾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唐高祖武德九年 正編

房杜之謀
分注削而
不載豈有
意諱之耶

時秦王已
上變矣高
祖顧不為
之計而泛
舟徜徉何
其昏迷也

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讐臣今
永違君親亦實耻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
明當鞠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
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表意
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
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
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
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於是
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眾大至攻玄武
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頗散去上方泛舟
海池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擐甲持矛直至
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
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
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

誅及諸子
則太過矣

高祖猶在
而不嫁專
擅知其鞅
鞅不安于
下久矣觀
此可定蹀
血罪案

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
功高望重共為奸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
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
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
已敬德請降手敕令內外諸軍一受秦王節
度眾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
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諸將又欲
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敬德曰此非所
以求安也乃止遂立世民為皇太子軍國庶
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子命縱禁苑
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
肅中外大悅召傅奕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
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勿以前事為懲也
司馬公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

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相容。嚮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哉？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為口實乎？范氏曰：建成雖無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無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者，亦非也。昔象日以殺舜為事，而舜封之。

太宗之功
自不可沒
不得與長
並論

管蔡啓商以叛周，而周公誅之。其迹不同，其道一也。蓋象得罪於舜而已，故封之。管蔡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所當誅也。後世王者不幸而有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不幸而有兄如管蔡，則當如周公誅之。是也。舜處其常，周公處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於道也。夫建成元吉，非得罪於天下者也。則殺之者，已之私耳。豈周公之心乎？或曰：使建成為天子，輔以元吉，則唐必亡矣。奈何？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殺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則太宗之罪著矣。

集覽

周公之事謂殺管叔及蔡叔之事浚井而不
 出舜之母早死舜父瞽瞍再娶而生象愛之
 常欲殺舜後嘗使舜穿井舜既入深瞽瞍下
 土實井舜乃為匿空旁出之空音孔塗廩而
 不下瞽瞍使舜上塗廩舜既上瞽瞍從下焚
 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獲免太白經天天
 官書太白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韓詩外
 傳曰太白春見東方以晨為啓明秋見西方
 以夕為長庚晉灼曰太白陰星上公大將軍
 之象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
 謂晝見午上也洪範五行傳曰太白少陰之
 星以巳未為界不得經天而行經天為不臣
 兵起也又太白罰星注見晉穆帝升平元年
 秦分禮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所封封

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鷄首秦也星經云
 東井輿鬼秦之分野雍州又注見晉穆帝升
 平元年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注嫡謂
 適夫人之子尊無與敵故以齒也子謂左右
 媵及姪娣之子位有貴賤又防其同時而生
 故以貴也隱太子建成也後追封息隱王文
 王之明記檀弓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
 王注文王之立武王權也孔子家語周制立
 孫注伯邑考文王長子也言文王亦立子而
 不立孫泰伯之賢注見漢昭帝元平元年太
 王廢太伯立王季子臧之節注見晉惠帝太
 安元年喋血喋履也謂殺人血流履涉之也
 漢文本紀喋血京師顏師古曰喋當作蹠

質實

洛陽縣名注見周顯王三年陝州名注同上四十五年漢梁孝王故事事在漢

景帝中元二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一統志云康州本秦之南海郡地漢置端溪縣屬蒼梧郡東晉於縣置晉康郡隋廢郡以縣屬端州唐初於此置南康州尋廢復置名康州天寶初改為晉康郡乾元初復改為康州宋初州廢縣仍屬端州尋復置康州紹興初陞為德慶府又置永慶軍節度元改置德慶路隸廣西道後還隸廣東道本朝初改路為府尋改府為州以端溪縣省入隸肇慶府高士廉河間修人勸之子侯君集京兆三水人率更官名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五年昆明池注見漢武帝元狩三年東宮注見宋文

帝元嘉二十七年張公謹魏州繁水人海池有四在西安府唐西內一在毬場亭之東一在咸池殿之東一在望雲亭之西一在望雲亭之北周公誅管蔡注見陳宣帝太建三年

發明

建成元吉之死唐史書之綱目書之先儒論之皆已得其當矣二人既殞

又復盡殺其子此何義哉自曹魏而下南北分裂朝代遷革必盡滅前人之族此其所以享國不永太宗功濟天下治致太平繇漢以來未見其匹然不再傳而有武氏之禍子孫殲滅幾盡得非昭昭之報有不容泯者歟不然唐氏代隋方且錄用其子孫大非南北之比固不應亦有是報也臣故因而論之以為好殺者之戒

罷沙汰僧道

書法

建成既死，有赦不書，即書立太子，何不得不即立也。沙汰僧道，高祖意也。而庚申赦文首罷之，雖曰高祖之赦實世民意矣，綱目書于辛酉決軍國事之下，蔽其失於世民也。世民於此，不惟心術之差，而急於悅人以忘收父之嫌，亦甚矣。

發明

上書立秦王為太子，決軍國事，未聞有異政也。而首罷沙汰僧道，則非先務矣。考之前史，皆載於立太子之上，蓋是六月庚申赦天下之日，載在赦文詔中。至癸亥日，方立世民為太子，是以前史所載如彼，然豈知當時詔旨已出於太宗之意。

故綱目特筆于下，以見太宗初政之失。此亦春秋誅心之法也。不然贊唐史者，何為亦以復立浮屠譏之哉。

○以魏徵王珪為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常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皆以為諫議大夫。范氏曰：聞之程子，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何哉？桓公子糾皆以公子出奔，子糾未嘗為世子也。桓公先入

天下寧無王魏之忠諒不可無君臣之義吾于王魏無取焉

進

而得齊非取諸子糾也桓公既入而殺子糾惡則惡矣然納桓公者齊也春秋書公伐齊納糾不稱子不當立者也齊小白入于齊以小白繫之齊當立者也是以管仲不得讐桓公而得以之為君建成為太子且兄也秦王為藩王又弟也王魏受命為東宮之臣則建成其君也豈有人殺其君而可北面為之臣乎以弟殺兄以藩王殺太子而奪其位太宗亦非可事之君矣食君之祿而不死其難朝以為讐暮以為君於其不可事而事之皆有罪焉臣之事君如婦之從夫也其義不可以不明苟不明於義而委質於人雖曰不利吾不信

集覽 聞之程子程子伊川也文公感興也詩耿耿范太史受說伊川翁以小

白繫之齊小白齊桓之名春秋書小白繫於齊字下公羊傳莊九年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何休學云當國故先氏國也

質實 洗馬官名注見晉武帝泰始三年詹事官名注見武德七年雋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一統志云程子名頤洛陽人珣之子少有高識非禮不動宋仁宗時上疏欲黜世俗之論以王道為心大臣屢薦不起哲宗初詔授西京國子教授力辭召見擢崇政殿說書文彥博稱為真侍講後入元祐黨籍與兄顥倡明道學出其門者最多世稱伊川先生後謚正公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庭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桓公以霸而孔子取之語子路曰桓公殺公子

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注按春秋傳齊襄公無道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及無知弒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魯人納之未克而小白入是為桓公使魯殺子糾而請管仲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牙言於桓公以為相事在左傳莊八年委質注見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書法

書以魏徵王珪何美世民也於是世民決軍國事舉不棄讐可謂無我矣故予之非譏事讐歟諫議大夫天子之諫臣也世民自為太子耳故為東宮官今為天子諫臣何譏之有雖曰世民以之然君父在上王魏安得自分彼我乎綱目之書

美世民也果以事讐為譏則必書以為太子詹事主簿矣

發明

太宗之德以從諫為首稱今觀其聽書于冊則其盛德固已具見於此宜其有治致太平之功也雖然太宗從諫之美固可嘉矣王魏事讐之失亦可聞乎今觀先儒辯論太子藩王之分深責王魏不能死於其難其說亦既明白又何復議之有然嘗反復思之切有疑焉夫臣之事君固當始終一節若君臣之分未定遽欲死於其難則亦君子之所不予彼王珪為太子中允魏徵為太子洗馬是果誰之命邪若出於太子之命則太子其君也若出於高祖

之命則高祖乃其君耳奉高祖之命而輔太子則高祖其君也太子其長也萬一高祖或遷王魏於秦府而爲秦府之屬則將逆高祖之命而必欲盡節於太子乎抑亦順高祖之命以其所以奉太子者奉秦王乎又不幸太子得罪於高祖而高祖誅之亦將必死於所事而讐高祖乎家無二主國無二上若以委質事君言之則王魏委質事高祖者非事太子也若以食人之祿言之則王魏食高祖之祿者非食太子之祿也王魏委質事高祖食高祖之祿高祖使之佐太子若太子失德則王魏當受不能輔導之責爲有負於高祖若藩王交鬪則固有高祖在焉卽不幸諸王互相

攻擊其僚屬必欲各死於所事此則大亂之道也故夫爲王魏者於建成未敗之前知其不可輔則當引身而去於建成旣敗之後知其不義而死則當席藁聽命自請其不能正救之罪或高祖赦之使事新君則亦惟上所命可也有如異時太宗以張元素爲庶子于志寧爲詹事旣而太子承乾罪廢元素以不諫見黜志寧以諫諍見褒于時魏王泰亦與承乾爲敵是二人者亦將盡節所事而讐魏王乎抑將聽命其君而惟太宗黜陟之從也大抵東宮官屬與諸王官屬皆出於朝廷所擢或今日爲此明日爲彼或身處朝列兼職宮僚初無定選與人臣事君不同故夫太子臣子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藩王亦臣子也其僚屬亦臣子也崇卑雖有不同其為臣子則一耳任是職者固當以一人為主不得以所事為主昔後周高祖謂其弟齊公憲侍讀裴文舉曰卿雖陪侍齊公不得遽同為臣欲死於所事斯言得之矣或曰齊桓子糾之事將如之何曰非也齊桓子糾均為公子亦既出奔於外齊襄既歿齊國無主故齊桓子糾若敵國然各君其君各臣其臣非若唐高祖在上制命出於一人者也然則王魏非惟不能讐太宗亦不當讐太宗其失在於不能請命高祖而已綱目於王魏之事書之初無貶詞而具載范公祖禹之言于下固將有待後人折衷之耳使綱目果罪二子反君

事讐則當書曰以故太子洗馬魏徵中允王珪為諫議大夫矣斯事繫臣子之大節所當別白不得不詳而辨之以告後之君子

帝自稱太上皇

書法

賀善贊曰唐取天下綱目書之雖與漢殊然自即位以來書置學校立州縣鄉學釋奠先聖先師詔定雅樂詔沙汰僧道書用孫伏伽李素立蘇世長蓋皆予之至書用隋宗室書鄴公薨則又宋齊以來絕無而僅有者也

○盧江王瑗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

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眾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

質實 盧江縣名，注見懿宗光啓三年。幽州注見武德四年。一統志云：燕州本秦上谷郡地，漢及魏晉皆為范陽之境，北齊始置歸德郡，隋改為

順州。唐初改為燕州，天寶初復改歸德郡。乾元初復為順州，遼初改為歸寧軍，後改為歸化軍。宋置順興軍，金復為順州。元仍舊。本朝初改為順義縣，屬順天府。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書法

書反矣，不書討殺何，不以討子君廓也。曷為不以討予之，教之反者，君廓

也，故止書殺。

發明

廬江既反，何以書殺王君廓陷之，則不得而誅之也。

進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宇文士及為

主德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九

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遣魏徵宣慰山東。

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徵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啓太子、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綱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質實

〔山東〕道名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磁州〕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千牛〕官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李思行〕趙州人

八月太子即位

考證

當作太子世民即位○謹按凡例曰凡正統繼世曰

太子某即位、註云漢惠帝以下用此例、古禮已廢、從本文也、今綱目諸本自唐以後太子即位皆不書名、故當補正、後倣此、

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書法

綱目書傳國一、趙主父書傳位六、魏

主弘齊主湛齊主緯周主贇唐肅宗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唐高祖武德九年

九

正編

順宗明有受也。此則曷為不書傳譏也。若曰帝則自稱太上皇而太子即位云爾。授受之際其亦未有以暴白於天下矣。是故太宗之立書太子即位而不書傳。肅宗之立書太子即位而不書傳。皆有憾之辭也。

放宮女三千餘人

主德

發明 按禮天子立后固有六宮三夫人九嬪三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矣。然未

聞千百其數也。昔晉武平吳之後掖庭殆將萬人。遂殞其躬而亡其國。今太宗嗣位首放宮女三千餘人。可謂盛德之事。遂使後人流之歌詠。見之稱述。不一而足。然司

馬通鑑止載簡出宮女。而不言其數。綱目本之唐史。大書于冊。蓋美之也。抑嘗因是思之。放出之數。若是其衆。則其在宮掖者。不言可知。未幾貞觀二年。又復簡出三千餘人。首尾不三年間。其數幾與晉武相亞。雖太宗盛德固不可少訾。然君子合前後考之。又自可以觀世變矣。吁。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

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內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

真聖母

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

質實

北齊之晨惟家之遠注見隋文帝仁壽四年

兵

突厥入寇至便橋帝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考**

異 提要禦作責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寢衰弱乃朝於突厥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矢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疆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乃囚之上

無太宗之畧者不可輕蹈此險

乃自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

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旣深，彼或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旣得所欲，志必驕惰，然後養威俟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瑯謝不及，頡利獻馬二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集覽 便橋，長安城北面西頭門曰便門，卽平門也。古者平便字通。初漢武於此作橋跨渭水上，以趣茂陵，其道易真橋，正與便門相對，因號便橋。執矢虜複姓。

實 涇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渭水注見漢高帝五年便橋注見漢高后八年渭橋

書法

寇未有書至者，書至便橋，深入也。深入始此，而帝六騎輕出，隔水責之，固有以奪人之心矣。書曰請盟而退，請者何求，盟在彼也，與前書受盟者大異矣。武德

七年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

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

四海一家
固君天下
者之度但
以此為習
射之用則
失矣

兵

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
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
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
自少經畧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
知其疆弱，常以吾弱當其疆，疆當其弱。彼乘
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
陳後，反而擊之。無不潰敗矣。范氏曰：有國家
者，雖不可忘戰，然教習士卒，乃有司之事。殿
庭非其所也。將帥得人，何患士之不勇。技之
不精乎。且以萬乘之主，而為卒伍之師，既非
所以示德，即位之初，不以教化禮樂為先務，
而急於習射，志則陋矣。雖士勵兵疆，征伐四
克，非帝王之盛節，亦不足貴也。

質實

一統志云：顯德殿在西
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

內太宗即位於此，近有麗正光大崇仁等殿，
及崇文館，左右春坊，玄宗嘗講學於此處。

一猶言
或者也

書法

顯德殿何，譏非地也。有司常事而身
親之，且又引之殿庭，益非地矣。是故

置精舍而非其地，則書於內殿。晉孝武帝
太元六年，殺人而非其地，則書於殿內。隋

文帝開皇十年，習射而非其地，則書於顯
德殿。是年宴回紇使而非其地，則書於宣

政殿。肅宗至德二年，置道場而非其地，
則書於三殿。肅宗上元二年，皆譏也。

發明

天子非教射之人，卒伍非進見之士。
殿庭非習武之所，一舉而三失具矣。

三語判定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唐高祖武德九年

三

正編

故書以譏之

定勳臣爵邑

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

與漢文不急代來功同意

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勸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質

淮安郡名，注見齊武帝承明

禁淫祀雜占○置弘文館

五年

主德

好學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上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已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胡氏曰太宗之問豈獨煬帝為然魏徵當因此力陳堯舜所以為堯舜者使其君有修進企及之方則其益

虛已受人
可謂淺乎

大矣顧以虛已受人為言何其見堯舜之淺邪○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若位居尊極炫耀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胡氏曰太宗有善惟恐人之不知穎達所對亦足以箴之矣雖然吾友從事於斯之意則未易曉也夫既能矣不自以為能可也而又問於不能既多矣不自以為多可也而又問於少彼不能與少者將何以益我不幾於僞以下人者乎是不然惟善學者志不倦心不盈一言之不聞一義之不知歉然如飲食之不飽也此何所為而然哉誠以道無量理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唐高祖武德九年 正編

無極而事無方也。使太宗而知此，庶乎其少進矣。○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嘗謂傅奕曰：佛敎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帝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為戒。朕所學者，惟堯舜周孔之道。如鳥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胡氏曰：太宗可謂知所去取矣。而

學

辨

主德

劫父臣虜，殺兄及弟，駭君親而代其位，室弟婦欲以為妻，此人道所不得為者。孰謂堯舜周孔之道而有是哉？○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黏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范氏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夫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

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蒞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且我以其正彼以其頗我以其直彼以其偽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辯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惟能御以至誠則忠直者進而儉邪無自入矣○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范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信哉斯言也蓋君者本也民者末也君者源也民者

得弭盜之源本

至言

流也本正則末正源清則流清矣是以先王之治必反求諸已已正而物莫不應矣夫重法以止盜法繁而盜愈多去奢省費輕徭薄賦此清源正本止欲之道也太宗行之其效如此君人者無以迂言為難行而以峻法為足恃則知致治之方矣○上嘗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矣然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蓋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而國危朕常以此思之不敢縱欲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已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



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群臣曰：裴矩能

何又與自
詐責直語
庚

轉移君

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司馬公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
集覽 談苦空談說佛教也。梁武嘗幸同泰寺開涅槃經題，故云。劫父臣虜，劫脅高祖起兵，又結好突厥而臣事之。司門令史主通籍出入禁門。**質實** 一統志云：弘文殿在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大明宮內宣政殿前日華門東。
歐陽詢，潭州湘人。杜正倫，相州洹水人。莊老，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季康子，名肥。魯大夫季孫氏也。魯哀公，名蔣定公子也。

書法 書美之也與書齊置文林館者異矣終綱目書館二陳癸巳年是年

發明 太宗初政如日方升纖翳不作其清明氣象至今可想綱目書置弘文館

初無美詞而分注備載其君臣論治之實于下後之欲考太宗之治者當於是焉觀之則得其要領矣

冬十月朔日食○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

王為海陵刺王改葬之

後詔復息隱王為隱太子集覽 巢刺王巢子小子海陵刺王號巢刺玉反所封邑名今

隱拂不成不顯尸國曰隱復恨遂過不思忌愛曰刺以此為謚則太薄矣

無為州巢縣是刺王注質實 息縣名注見漢見宋明帝泰始七年

新息海陵縣名注見周世宗顯德五年巢縣名注見秦二世二年居巢

立子承乾為皇太子

承乾生八年矣

蕭瑀免

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為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為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疎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

退

由是忤旨，會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皆坐不敬免官。

詔民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絹。

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質實**。雷同注見宋明帝泰始二年。

主德

安民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為縣公

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為王。上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

同母兄弟之子則誅之三從昆

弟則徧封之何其厚薄之顛倒

下利乎？封德彝以為：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集覽**。三從昆弟，從父兄弟、伯叔父之子、從祖兄弟、從祖父之子，所謂再從兄弟也。族兄弟、父子，所謂三從兄弟也。

十二月益州獠反

益州秦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不許。**質實**。益州

主德

注見晉武帝
泰始八年

遣使點兵

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爲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

主德

直質其不誠信得忠事之道

以張玄素爲侍御史

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惟，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質實以誠信爲治乎？上悅，從之。陛下注見漢光武二十七年關中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京兆租調注見晉惠帝永熙元年

書法 書遣使何譏非事也

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

進

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
 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在
 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
 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集覽**高拱穆
 高在上。垂拱無為。**質實**一統志云。景州本漢
 有美德。而政化清。景城侯國。後置渤海
 郡。隋開皇初。郡廢。復置觀州。治東光。大業初
 州廢。唐初。復置觀州。治弓高。貞觀中。州廢。貞
 元初。始置景州。後再廢。復置治東光縣。五代
 周。改定遠軍。宋。改永靜軍。金。仍為景州。大
 安間。改觀州。元。復為景州。徙治蓇縣。
 本朝初。以蓇縣省入。改屬河間府。

以張蘊古為大理丞

進

前幽州記。室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
 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
 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
 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入珍於前。所食
 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
 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
 於未形。雖黈纁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集覽**拯溺拯
 之。溺沒也。記緇衣篇。小人溺於水。注謂覆沒
 不能自理出也。左傳宣十二年。注出溺為拯。
 亨屯。亨通天下之屯難也。易屯元亨利貞。伊
 川傳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九
 重。記禮器篇。天子之堂九尺。注九陽數之極。
 楚辭九辯曰。君之門以九重。晦庵註。關門遠

郊門近郊門城門臯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
 瑶其臺而瓊其室汲冢古文曰桀作傾宮瑶
 臺紂作瓊室立王門其大三里高千尺七年
 乃成八珍禮膳夫珍用八物按八物一淳熬
 淳之純反沃也熬煎也煎鹽加于陸稻上沃
 之以膏煎成之二淳母母讀曰模模象也作
 此象淳熬三炮取豚若牂剝之實棗於其腹
 中編萑以苴之塗之以燿塗炮之四擣珍取
 肉必腴腴音梅夾脊肉擣捶之也五漬取牛
 肉新殺者薄切湛諸美酒期朝而食之六為
 熬於火上為之今火脯似矣七糝此周禮醢
 人糝食注菜束蒸又曰糝取牛羊豕肉三如
 一小切之肉一稻米二合以為餅煎之八肝
 膾取狗肝濛之以其膾濡炙之膾腸間脂音

遼詳見記內則篇丘其糟而池其酒汲冢古
 文曰桀作酒池可以運船糟堤可望十里紂
 為酒池回盤糟丘而牛飲者二千餘人為葷
 沒沒左傳襄二十四年何沒沒也注沒沒沉
 滅之言沒一音妹冕旒蔽目注見齊武
 帝永明十一年難續塞耳注同上年
 察察注見漢章帝章和二年大理丞齊職儀
 曰大理古官也官子曰黃帝得后士辨于四
 方使為理春秋元命包曰堯為天子得臯陶
 為大理舜時為士官韓詩外傳云有晉文公
 使李離為大理春秋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
 士榮為大理寺序楚昭王時石奢為理則大
 理之名自古有矣秦為廷尉漢景帝更名大
 理蓋復古號也舊唐書志曰取天官貴人之

質實

牢曰大理其義卽周禮士師之職孟詵錦帶前書載三代以官之名則曰士夏曰大理晉咸寧中曹志請廷尉置丞北齊曰大理此其始矣

丁亥 太宗文武皇帝貞觀元年春正月宴羣臣

德彝諂諛可誅厥後魏徵不欲觀七德之舞可謂能成君德者矣

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所由不敢忘也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文德豈足比乎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

集覽

破陳樂太宗爲秦王時破劉武周軍中作此樂曲舞用樂工百二十八人被銀甲執戟而舞後更號神功破陳樂貞觀七

年更名七德舞七德者取左傳武有七德之義

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

太宗任諫官真得其道

書法

良法也若此則無不及諫之事矣故特書之

發明

諫官隨宰相入閣有失輒諫此貞觀致治之本也夫官以諫爲名所言必

本於公而宰相制天下事豈必盡能無失誠使諫官得隨事言之則不待命令已行而後救之於未流矣本朝王安石嘗欲倣此旣而當國或有舉其說者安石則曰是又益兩參政也於是遂已夫安石能言於在下位之時而不能容於秉大政之日其

好同惡異之意。蓋見於此。然則諫官入閣。固非大臣之所樂也。必有英明之君。體而行之。則貞觀之治。可復見矣。書制諫官隨宰相入閣議事。其制則出於太宗之意也。豈不美哉。

○更定律令

命吏部尚書長孫無忌與法官更議定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上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於是。有司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從之。

配而加以役作

質實

肉刑注見漢文帝十三年

集覽

加役流

以戴胄為大理少卿

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既而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

質實

戴胄安陽人

與金錢媿心同意

燕郡王李藝反涇州統軍楊岌討殺之考異殺當

誅作

藝之初入朝也恃功驕倨毆上左右至是將兵戍涇州懼誅詐稱奉敕勒兵入朝遂引兵據豳州統軍楊岌勒兵攻之藝眾潰將奔突厥左右斬之傳首長安質實燕郡注見

高祖武德四年豳州豳州注見漢桓帝延熹五年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發明

亂臣賊子何世無之太宗在御猶大之甚矣夫苟畏罪懼誅則束身歸命可也持寸挺以擊泰山求免得乎然藝既書反

何以亦書曰殺曰書討殺則義已明矣固非若王君廓殺廬江王者也

二月分天下為十道

隋末豪傑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割置州縣以寵祿之上以民少吏多悉併省之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曰關內河南

實

分為十道張九韶曰唐十道曰關內以京官遙領曰河南治陳留曰河東治晉陽曰河北治魏郡曰山南治漢中曰隴右治西平曰淮南治廣陵曰江南治吳郡曰劍南治蜀郡曰嶺南治南海

教

三月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內外命婦鄭玄曰內命婦

謂三夫人以下也。外命婦諸臣之妻也。外命婦有七階。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

書法

書親蠶何美重本也。綱目美重本故詔具親耕桑禮儀書。漢文帝十二年

后親蠶西郊書。宋庚子年皇后帥命婦親蠶書。是年祀先蠶書。高宗上元二年賜近

臣絲書。玄宗開元十五年皆予之也。

○閏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命京官五

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

主德

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民疾苦。政事得失。范氏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足。其亡也。若有餘。太宗因識弓之未精。而知天下之理已不能盡。詢謀於衆而不自用。此其所以興也。胡氏曰。工人之意。借弓爲喻。以規之也。猶曰。君心不正。則言行皆邪。勢雖尊嚴。而出政不善。云爾。太宗雖愧於聽德之聰。然能因是延見京官。問民疾苦。政事得失。是亦爲君之道也。

發明 太宗是時切於圖治汲汲如此至命京官更宿內省訪問得失惟日不足

雖欲不治得乎書以美之宜矣

夏五月苑君璋降

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蒲政退保恒安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

恃遂帥質實馬邑縣名注見漢高帝六年桓安二州名恒注見漢光武建武

九年常山按一統志安唐初所置治武興縣屬易州後周廢更為唐興縣屬莫州五代廢

屬瀛州宋於此置后興寨淳化中陞為順安軍金改為安州治高陽縣後又徙治渥城縣

元初省入高陽縣尋復改置安州本朝初降為縣以葛城省入尋復為安州改屬保定府

六月封德彝卒

不樂進賢
德彝之奸
露矣何以
不加斥逐

初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

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同檢校上以問德彝對曰設

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如淹所言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

復論執對曰、德彞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

質實 杜淹京兆杜陵人

書法 不書官削之也

發明 封德彞奸佞有餘、既以亡隋復以誤唐、若其臣賊詬君、又小人之所不為

者、故綱目於其死也、盡削其官以貶之、固不待他時黜削贈謚、而後知其罪也、

以蕭瑀為左僕射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

雖同、立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范氏**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此周秦之所以異也、太宗以湯武之征伐為逆取、而不知征伐順天應人、所以為仁義也、其曰取之、或可以逆、亦非也、既謂之逆、則無時而可矣、

山東旱詔所在賑卹蠲其租賦 **質實** 山東道名注見宋文

帝元嘉二十五年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元年 正編

在德

書法

書美、卹民也。太宗之世，書旱二，是年貞觀十三年書飢一，貞觀二年必書

卹旱之政焉，可謂有志于民矣。綱目書旱

五十八，大旱三十八，詳漢惠帝五年書不

雨六，詳秦初丙寅年書飢二十九，大飢二

十六，詳秦初丁巳年而書救災之政者，止

十有三，詳漢文帝十

三年太宗居其三焉。

進 ○秋七月以長孫無忌為右僕射

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外戚有安命功，上委以腹心，欲相者數矣。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執國政。」呂霍上官，可為切骨之戒。上不聽，卒用之。胡氏曰：無

聖母

忌亦常才也。若從皇后之言，不使知政，退避

權勢，保其寵祿，又安有黔川之禍哉？○初突

厥性淳厚，政令質畧，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

言，委用之，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

加以兵革，歲動，連年飢饉，內外離叛，言事者

多請擊之。上問群臣，蕭瑀以為擊之便，無忌

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集覽**呂霍上官漢

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高后時呂產

呂祿，昭帝時上官桀上官安，宣帝時霍山霍

禹等皆以外戚謀反，伏誅。黔川之禍，高宗欲

立武昭儀，無忌極言不可。后既立，銜之。許敬

宗搃后指，言無忌欲反，遂削官爵，置于黔川。

黔音

質實

椒房注見漢昭帝始元四年飢。謹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

高士廉罷

坐寢王珪密奏也

九月朔日食○宇文士及罷御史大夫杜淹參

預朝政

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曰煬帝幸江都懷道獨言不可上曰卿以懷道為賢當時何不
自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位知諫不從徒死
無益上曰卿仕世充位不卑矣何亦不諫對
曰臣非不諫但不從耳上曰然則何以立於
其朝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尊任矣可以諫未

對曰願盡死上笑

集覽

江都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

書法

他官參預政事自此始

冬十月嶺南酋長馮盎遣子入朝

初盎與諸酋長迭相攻擊諸州皆奏盎反上欲發兵討之魏徵諫曰嶺南瘴癘險遠不可以宿大兵且告者已數年而盎兵未嘗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可不煩兵而服上乃遣使諭之盎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一言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乃賜絹五百匹

集覽

宿大兵宿久屯也

質實

馮盎高州良德人寶之孫酋長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注見新莽始建
國二年酋豪

十二月蕭瑀免○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按獄

青州

青州有謀反者，逮捕滿獄，詔崔仁師等覆按之。仁師至，悉去桎械，與飲食湯沐，止坐其魁首十餘人。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恐人情貪生，見其徒侶得免，未肯甘心耳。」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冤而不為伸邪？」萬一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無枉，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

崔仁師以
仁恕治獄
天下自無
冤民

賢

者

集覽

反平注見漢武帝征和二年自規規圖也

質實

青州注見漢桓帝永

康元年崔仁師定州人逮捕注見漢文帝四年逮治

進

以孫伏伽為諫議大夫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夫走馬射的，乃少年諸王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以伏伽為諫議大夫。○上神采英毅，群臣進見皆失舉措。上知之，每假以辭色。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刑，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

主德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元年

三

正編

初太宗省
內外官定
制七百三
十員曰吾
以此待天
下賢才足
矣然是時
已有員外
置其後又

有特置同
正員至于
檢校兼守
判知之類
皆非本制
又有置使
之名或因
事而置事
已則罷或
隨置而不
廢名類繁
多不可偏
舉

其君復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
豈能獨全如隋煬帝虞世基者亦足以觀矣
公輩宜用此為戒事
有得失無惜盡言也
也注見晉安
帝隆安五年
年警蹕注見漢文帝三年陛下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令吏部四時選集併省吏員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促
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闕注
擬人以爲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
仕進官員不充州府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皆

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才銓叙各
得其所時人稱之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
不在員多遂併省之留
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

徵隋秘書監劉子翼不至

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
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
詔徵之辭以
母老不至

書法則退曷為美之子翼親逢盛世其於
不仕以奉老母可謂知所
先者或以為譏則過矣

發明 士君子之出處當適其時以子翼之剛方未易輕議然能顯仕於無道之隋而不能屈意於有道之唐何哉是時君德方明群賢彙進子翼苟有志當世捨是則無時可矣召而不至豈亦果以母老故歟特書隋官蓋美之也

以李乾祐為侍御史

進
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矣上悅從之以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張行成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今有東西之異示人以

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質實** 郇縣名注見隋煬帝大業七年張行成定州義豐人

鴻臚卿鄭元璿還自突厥

薛延陀與回紇初見
初突厥既疆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雷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頡利政亂薛延陀回紇等叛之頡利不能制會大雪羊馬多死民大飢鴻臚卿鄭元璿使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將亡之兆也羣臣多勸上乘間擊之上曰背盟不信利災不仁乘危不武縱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

集覽 敕勒注見宋文

帝元嘉七年薛延陁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回紇其先匈奴也姓藥葛羅氏居薛延陁北
娑陵水上元魏時號高車部唐初爲敕勒諸
部後屬突厥會突厥亂襲破之遂自稱可汗
至唐德宗時請改號回鶻言其捷驚猶鶻鳥
之飛都播匈奴別種也一曰都波骨利幹居
瀚海北其地晝長夜短日方沒後天色正曛
煑羊脾適熟日已復出多濫葛在薛延陁東
濫或作覽同羅在多濫葛東僕固在多濫葛
東北一曰僕骨拔野古居磧北在僕固東拔
蒲撥反一曰拔野固或作拔曳固思結在薛
延陁之故牙渾戶昆反卽吐谷渾之類在諸
部之南建中功臣渾瑊卽其後解薛在多濫
葛北東連僕固奚結在同羅之北僕固之東

阿跌一曰訶陁或曰跌跌其實一也本出河
曲步落稽其後內屬賜姓李氏契苾契音喫
苾蒲結反一曰契苾羽在焉耆西北其後因
以爲氏按北史苾作弊白靄靄音習董衝又
音先立反在契丹
質實鴻臚卿官名注見漢
之北地與奚連武帝太初元年六畜
謂馬牛羊
豕犬鷄也

戊 二年春正月長孫無忌罷

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
曰朕於卿洞然無疑故以示卿若各懷所聞
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無忌白懼滿
盈固求遜位皇后又內爲之請上乃許之

一典

主德

置六司侍郎左右司郎中○三月朔日食○詔

自今大辟竝令兩省四品及尚書議之

真得待大臣之誼人君宜以為法

大理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鄭善果上曰善果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聽於朝堂俟進止胡氏曰三品以上貴近之臣也太宗不使與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諸囚蒙引而貴近之臣反不見引設有誣陷冤抑欲面訴而無由其所失又多矣不欲使與囚同質實天啓刑名注見漢宣帝本始三年岐州注見周

顯王八年

書法美慎罰也

關內旱饑赦天下

主德

關內旱飢民多賣子詔出御府金帛贖以還之。上嘗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至是以連年水旱赦天下且曰使年豐穀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是所願也所在有雨民大悅

質實

關內道名注見玄宗開元十一

年京兆

發明

春秋僖二年冬書不雨三年春書不雨夏書不雨每時而書不雨者君子謂其有志於民也文公書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又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歷三時而總書不雨者君子謂其無志於民也太宗是時君德清明勤郵民隱每有飢旱輒書于冊去夏嘗詔山東賑郵蠲租今又特降赦令其愛民之心可謂切矣綱目書之亦以見太宗之有志於民而非特紀其災異也下書畿內蝗亦然

主德

夏四月詔收瘞隋末暴骸

質實

瘞倚厲反藏也

書法

自漢高戊戌書令軍士死者吏為棺斂送其家至是八百餘年未有書者於是再見然高帝之恩及其士卒而太宗之恩及於天下仁矣哉

○突厥突利可汗請入朝

初突厥頡利可汗以薛延陀回紇等叛遣突利討之敗還拘而撻之突利由是怨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嚮者突厥方疆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困窮如是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故喜然朕或失道亦將如此卿曹不惜苦諫以輔不逮

質實

實

中夏猶言中華中原也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三代盛王之心

遣右衛大將軍柴紹等討梁師都其下殺之以

降以其地為夏州考異按前唐兵攻梁皆書伐書擊此誤作討當改正

質實 夏州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郡

書法 唐初諸僭國非叛未有書討者此其書討何召狄且迷復也故前書寇隋

恭帝侗皇泰二年今書討

○六月祖孝孫奏唐雅樂

初上皇命孝孫定雅樂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考古聲作唐

太宗未明于此

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至是奏之。上曰禮樂者聖人緣物以設教治之隆替豈由於此。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聞者悲泣豈可謂治不在樂乎。上曰悲喜在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三曲俱存為公奏之。公豈悲乎。魏徵曰樂在人和不在聲音也。司馬公曰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夫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其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與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隣。達於諸侯。



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則雖韶夏濩武之音亦不能以化一夫矣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斲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其發

集覽 哀思記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惜哉

國之音哀以思注思息吏反悲也鄉遂比隣禮地官有鄉師遂師比長隣長注云六鄉地在遠郊之內六遂之地自遠郊以達于畿中鄭司農云百里內為六鄉外為六遂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隣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韶夏濩武大韶舜樂

名言其德能紹堯之道也大夏禹樂名禹治水敷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大濩湯樂名言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也大武武王樂名言其伐紂除害其德能成武功也韶本作磬上昭反夏戶雅反濩戶故反

質實 雅樂注見齊武帝永明九年

書法 前書命孝孫定雅樂高祖武德九年此其稱唐雅樂何孝孫所奏雖不逮古亦足以為一代之樂矣喜其足以為唐雅樂而亦惜其止於為唐雅樂也故特書唐然與前書定禮而後書奏所撰制度者異矣漢章帝章和元年曹褒

畿內蝗

上入范中見蝗撥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裴虔通除名流驩州

詔以辰州刺史裴虔通煬帝故人身爲逆亂雖更赦令不可牧民除名流驩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啓大唐及得罪怨憤而死又詔字文化及之黨牛方裕等亦除名徙邊

〔實〕辰州驩州

注見漢隱帝乾祐三年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

秋九月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

書法

此小升降耳其書何美之也曷爲美之一抑揚間而所以厲廉退尊者舊

之意具見矣

○詔非大瑞不得表聞

〔考異〕提要表作奏

上曰比見群臣屢上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乃詔自今大瑞聽表聞餘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

〔集覽〕

合歡如腰鼓合歡會合歡適也杜祐通典鄭衆

言昏禮有合歡鈴取音和諧山堂考索曰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織腰本胡鼓毛員鼓雞婁鼓皆腰鼓也

正誤

合歡如腰鼓今按兩巢相連而

中細其形似腰鼓然

發明

分注載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而綱目書非大瑞不得表聞蓋言聽表聞則

尚有容之之意而書不得表聞則有拒之意亦以大宗志在抑絕符瑞是以書法

孝

出宮女三千餘人

如此

天少雨中書舍人李百藥言往年雖出宮人無用者尚多陰氣鬱積亦足致旱上命簡出

之前後三千餘人

質實

中書官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書法

前書放宮女三千餘人矣於是復書又三千餘美之也唐初未聞采選也

而所出已若此則亡隋之靡何如哉終綱目書選良家五而晉武居其三詳晉武帝

泰始九年書出宮人九而太宗居其二詳高祖武德九年合而觀之二君之相去遠

矣

冬十月杜淹卒

發明 封倫佞邪故削其官杜淹何以亦在
茲選淹始以詐隱覓官見謫於隋又
事王世充親近用事憾如晦而譖殺其兄
他時參預朝政太宗嘗以事隋不忠詰之
貴重於朝沒無可紀唐史謂其亡清白各
獲譏當世其終身大節如此綱目之意固
有在矣不然豈
無故而黜之哉

既知廉平
公道如何
使斬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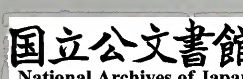
○殺瀛州刺史盧祖尚

上以盧祖尚廉平公直欲遣鎮撫交趾祖尚
既謝而復悔之以疾辭上遣杜如晦等諭旨
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使人不行何以爲政
命斬於朝堂尋悔之他日與侍臣論齊文宣

帝之爲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
事理屈則從之有青州長史魏愷使梁還除
光州長史不肯行文宣怒而責之愷曰臣元
任大州有勞無過更得小州所以不行文宣
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勲者盧祖尚雖失
人臣之義朕殺之亦爲太暴由此言之不如
文宣矣命復其官蔭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
膽畧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上怒甚亦
爲之霽威上嘗得佳鵝自臂之望見徵來匿
懷中徵奏事故久鷄竟死懷中嘗謁告上冢
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巖裝已畢
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初實有此心畏卿嗔
故中

集覽

霽威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今
南陽人呼雨止爲霽音齊漢書魏



相為霽威嚴顏師古曰質實瀛州注見漢帝

霽止也又音限齊之齋質實玄更始二年河

間盧祖尚光州人交趾郡名注見宣宗太中

二年安南光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二年謁者

注見明宗長興二年謁歸

南山注見漢文帝三年

書法凡書殺殺無罪也太宗賢主而綱目

凡五書殺豈非盛德之玷歟盧祖尚

張蘊古劉垺張亮李君羨

事不避難臣之節也盧祖尚受命鎮

發明撫交趾謝而復悔堅以疾辭甚失人

臣之義然大宗命斬於朝堂則罪不

至此亦太甚矣故書殺而不去其官

進

十一月以王珪為侍中

故事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

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

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至是上謂珪曰

至言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唐太宗貞觀二年

五十一

正編

應論執。比來惟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范氏曰：不明之君，自謂無過，惡人之言，是以政亂而上不聞。太宗敕責而使之言，雖欲不治，不可得也。○上又嘗謂珪曰：開皇中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之，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上嘗問珪曰：近世治不及古，何也。對曰：漢世尚經術，宰相多用儒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上間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

士氣

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上使祖孝孫教宮人樂，不稱旨者責之。珪與溫彥博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等當竭忠直以事我，乃為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上默然而罷。明日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二公，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 **集覽** 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二十四年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穀梁傳曰

赤蓋郭公也。注郭公名赤。公羊傳郭音號。左傳如字讀。國語曰齊桓公之郭。問父老曰郭何故亡。對曰郭公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則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去。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注上善字去聲。美之也。上惡字或音烏。路反。又孔子家語賢君篇。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孔子曰在於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由聞晉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矣。其亡何也。孔子曰中行氏尊賢而不能去。賤不肖而不能去。賢者知其不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必已賤而讐之。怨讐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中行雖欲無亡。豈可得乎。棄其所言之人。所言之人謂郭之父老也。齊桓棄之而不用。不稱

〔音者〕者字刊誤是上字也屬下句

正誤

〔不稱音者〕今按句首已有上字通鑑本文

無者字為是

質實

〔倉庾〕注見漢文帝後元六年

安民

詔舉堪縣令者。

上曰為朕養民者惟在都督刺史朕嘗疏其名於屏風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

質實

〔黜陟〕釋名云黜謂斥退也陟謂陟上也

詔自今奴告主者斬之。

謀反不能
獨爲明主
之言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五十五

上曰比有奴告主反者夫謀反不能獨爲何
患不發何必使奴告之邪自今奴告主勿受
仍斬之

書法

特筆也太宗此詔其關
於風教大矣故謹書之

遣使立薛延陀夷男爲真珠可汗

突厥北邊多叛頡利歸薛延陀共推其俟斤
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乃遣
使間道册拜夷男爲真珠毘伽可汗賜以鼓
纛夷男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下回紇拔
野古阿跌同羅僕
集覽多叛頡利頡利突厥
骨霄諸部皆屬焉可汗之號鼓纛虜俗

牙門必建纛故賜鼓與纛也纛羽葆幢也以
犂牛尾爲之大如斗鬱督軍山唐李勣傳薛
延陀部落亂勣與大戰烏德捷山注卽乞督
軍山又唐曆云卽鬱督軍山也虜語轉耳

質實

突厥北狄國名注見
梁武帝太同十一年

三年春正月耕籍東郊○裴寂卒

司空裴寂坐與妖人交通免官上數之曰計
公勲庸安得至此武德之際貨賂公行紀綱
紊亂皆公之由也尋
質實紀綱注見宋營陽
復有罪流靜州卒王景平二年一統

志云靜州梁初所置治龍平縣隋廢之以縣
屬桂州唐初復置靜州尋改爲富州宋以思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唐上宗貞觀三年

五十五

正編

勤馬江二縣省入屬昭州 本朝初縣省之故址在平樂府東南一百六十里

書法

裴寂劉文靜皆功臣也文靜殺具官而寂止書姓名豈削之歟病帝也寂

受知高祖而又有功縱其有罪豈不在議功之列而免之而流之帝於愛其所親之義亦歎矣綱目卒裴寂而無可書之官所以深病帝也隋唐以來諸臣卒不書官者

四十二楊素崔敦禮辛茂將高季輔封德懿杜淹裴寂李義府竇德玄劉祥道楊弘

武李績姜恪許敬宗閻立本來恒崔知溫蘇良嗣魏元忠楊再思豆盧欽望裴光庭

李林甫杜鴻漸田承張延賞趙憬裴延齡賈耽李吉甫程异李德裕劉瑒蕭寘高瓌

蕭倣陸贄陽城韋
範惟裴寂非貶辭

進
二月以房玄齡杜如晦為僕射魏徵守祕書監

參預朝政。

上謂玄齡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比聞聽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當奏者乃關僕射范氏曰太宗責宰相以求賢而不使之親細務可謂能任相以其職矣苟不務此而治簿書期會百吏之事豈所謂相乎○上又嘗謂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二人哭泣有

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潁相隋，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潁存沒，朕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也。二人同心，猶國，故唐世稱賢相，推房杜焉。○玄齡監脩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載之。胡氏曰：太宗於此，其心廣矣，不敢自以為是，而沒人之善，使後世有考焉。雖然，切直之言，猶瞑眩之藥，將以已疾也。

徵事三君
其何能忠

知其可服，舍而不服，而姑存其方，豈若自克勉而從之，以收益身之用乎。○或告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上以徵不避嫌疑，讓之曰：自今宜存形迹。徵曰：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未可知也。臣不敢奉詔。上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願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上曰：忠良有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舜明目達聰，故共鯀驩苗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

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下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范氏曰：人主任賢，則萬事治，不憂其壅蔽也。君臣日相與處，而眈眈然防其欺，是左右前後皆無可信者，誰與為治乎。○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啜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為最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

君當養民

慎終之諫
徵非無見
而然

然必須如
房王二人
方可作此
語

鑒臨下憚群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謹終如始，則善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侍御史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推之。魏徵諫曰：二人素以忠直被委任，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不當，然察其情，終非阿私，且萬紀比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非竭誠徇國也。今推之未足裨益朝廷，徒失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私二臣也。上乃釋不問。 **集覽** 格物 客反捍格於物而無所容受。子虛上林賦：司馬相如著子虛賦，漢武讀而善之，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為天子遊獵之賦，時起上林苑，故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卒章

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稷契臯陶〕皆舜臣稷名棄姓姬氏契音薛姓子氏臯陶一作咎繇〔龍逢比干〕關龍逢夏桀臣比干殷紂臣皆以忠諫死〔其繇驩苗蔡氏〕曰共工官名繇崇伯名驩堯臣名三苗國名左傳所記四凶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為其工渾敦為驩堯饗饗為三苗禱杌為繇不知其果否周天元〔北周宣帝〕傳位於太子自稱天元皇帝〔饒人〕饒仕咸反饗也通作囓韓文月〔正誤〕不以已長格〔不〕不以自已之長律人〔質實〕不以自已長格欲人皆能如是也〔僕射〕官名注見秦〔質實〕始皇三十四年〔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事〕在漢後主建興九年十二年〔瞑眩之藥〕書說命篇若藥弗瞑

眩厥疾不瘳注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瞑莫旬反眩音縣〔權萬紀〕京兆萬年人〔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發明

綱目書以房杜為僕射魏徵參預朝政而分注載其論治之要于下蓋以

太宗治道之所以盛者亦諸賢輔贊彌縫之力此固綱目紀述之深意也後之君子儻欲推求貞觀之盛者當於太宗君臣論治之際反覆觀之必有得於言意之間矣

夏四月上皇徙居大安宮

質實

一統志云大安宮在西安府治

東北五里唐東內貞觀初所建

書法 徒辭有二、上皇徙居大安宮、是年順辭也、遷上皇於西內、肅宗上元元年

逆辭也。

發明 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漢祖之詔也、上皇授位太宗

既得傳子之善、太宗承統高祖、未聞尊父之禮、故上皇徙居大安宮、綱目以自徙為

文、而太宗尊奉推崇之典、缺然無見、不然將書曰帝奉上皇徙居大安宮矣、豈不深

可惜哉。

進
○六月以馬周為監察御史。

在平人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以早求言、何武人不學、周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問之、何對曰、此臣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見、與語甚悅、除監察御史、以何為知人。
集覽 在平注見晉惠帝永興二年

發明 貞觀之初、羣才森列、如馬周之比、未為乏人、觀周立朝建明、當時固號剴切、然經國遠猷、致君堯舜之道、亦未多見、而太宗一覩條陳之畧、用之惟恐弗及、好賢如此、天下烏有遺才、治道烏有不進者哉、書之于冊、蓋美之也。

秋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荀悅漢紀賜涼



州都督李大亮

上遣使至涼州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久絕畋游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旨如其自擅乃是使非其人上悅手詔褒美賜以荀悅漢紀。

集覽 荀悅漢紀後漢荀悅為秘書監撰漢紀三十卷議論深博極政之體

質實

荀悅漢紀荀悅潁川潁陰人淑孫家貧無書每於人家見篇牘一覽即記漢獻帝時官至秘書監侍中時政移曹氏悅作申鑒五篇奏之又依左傳體刪漢書為帝紀三十篇涼州

注見中宗 景龍二年

書法 書交美之也文字之賜終綱目僅再書而已漢紀帝範皆太宗也賜吐蕃

不與焉玄宗 開元十九年

發明 自昔人君喜悅其臣往往賜以金帛今李大亮密表獻鷹之事而綱目書

以荀悅漢紀賜之夫漢紀乃一史籍之微者耳而特書于册則見太宗之勵其臣以義而不以利也豈不休哉

以李靖為定襄道行軍總管統諸軍討突厥

異 提要定襄作通漢突厥當書擊亦誤作討

初薛延陀真珠可汗遣其弟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尚公主代州都督張公瑾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睚奸佞一也諸部皆叛二也突利諸設皆得罪無所容三也塞北霜早糗糧乏絕四也踈其族類親委諸胡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所在嘯聚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既請和親復援梁師都命李靖為行軍總管討之以公瑾為副突厥俟斤九人及拔野古僕骨同羅奚酋長並率眾來降於是復以李世勣柴紹薛萬徹為諸道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

集覽

諸設突厥別部典兵者皆曰設嘯聚嘯與歛通蹙口而作聲詩其歛

也

質實

定襄郡名注見晉懷帝永嘉六年代州注見秦王政三年鴈門可汗夷狄

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尚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發明

漢武帝以復讐之義從事征伐拏兵三十載而綱目止以擊匈奴書之蓋

是時匈奴自武帝即位以來未嘗先犯漢故也今突厥於唐屢有寇邊之罪太宗固嘗親與為敵是以綱目於此特書曰討蓋言討則有詞可執而非無故用兵之比書法如此夫豈薄於漢而厚於唐哉

十二月突厥突利可汗入朝

上曰。往者大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焉。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耻矣。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

質實

突厥北狄國名

書法

貞觀之篇書入朝六。矣利謝元深。趙文泰馮盎李思摩侯利發皆蠻夷也。

唐世盛哉

杜如晦罷

以疾遜位故也

閏月蠻酋謝元深等來朝

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中書侍郎顏師古請作王會圖以示後。從之。是歲戶部表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一百二十餘萬口。

集覽

王會

圖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史乃集其事為王會篇。

濮州刺史龐相壽有罪免

相壽坐贓免。上以其秦府舊人。復其官。魏徵曰。秦府左右甚多。若人人皆恃恩私。則為善者懼矣。上悅。謂相壽曰。我昔為一府主。今為天下主。不得獨私故人。賜帛遣之。相壽流涕。

而質實濮州注見周安王五年濮陽郡

庚寅四年春二月李靖襲破突厥於陰山頡利可

汗遁走

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夜襲定襄破之頡利不意靖猝至大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李世勣出雲中戰于白道亦大破之頡利既敗竄于鐵山衆尚十餘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之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謀走磧北靖引兵與世勣會白

李靖兵畧

道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自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張公謹曰詔書許降使者在彼柰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頡利見儉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主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世勣軍磧口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斤地自陰山北至大漠露布以聞

覽磧口匈奴南界磧口之地在賀人山西去鵑鵝泉十里按賀人山卽今朔州賀蘭山也在馬邑雲中郡名今大同府是也故城在今崞州之西白道在古雲中郡今大同府有

白道泉，卽飲馬長城窟處。韓信所以破齊。漢高遣酈食其說齊下之。蒯徹說韓信曰：酈生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以數萬衆，乃下趙五十城，信遂襲破齊。齊乃烹酈生。

實 **謀** 注見陳後主禎明元年。陳謀白道縣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五年。鐵山未詳處所。雲

中郡名。注見秦王政三年。猶豫。注見秦孝文王元年。露布。注見晉恭帝元熙二年。陰山。注

見秦王政三年。

書法 前書討矣。此書襲何譏失信也。書討以正猶夏之罪。書襲以示違詔之譏。

綱目正其誼，不謀其利，此類是矣。

進
以溫彥博爲中書令，戴胄參預朝政，蕭瑀參議

朝政 **質實** 中書官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三月，四夷君長

詣闕，請帝爲天可汗，許之。

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爲天可汗。上曰：我爲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范氏曰：太宗以萬乘之主，而兼爲夷狄之君，不耻其名而受其佞事，不師古，不足爲後世法也。

書法 書許之何譏也。中國帝王其尊至矣，而顧以可汗之號爲美乎？許其稱已。

非也。賜書夷狄，又以自稱益非也。以此貽謀，願當一設宜矣。

發明

名不正，則言不順。烏有為帝主之尊，而可從夷狄之稱者哉？夫北狄在漢

為單于，在唐為可汗，彼固酋虜之稱也。儻以中國之主而稱之，則是舉四海之內，皆狄耳。辱莫大焉。綱目上書四夷，請帝為天可汗，其責固不在我。下書許之，其責始有所歸。此亦可為好大而師古者之戒。

蔡公杜如晦卒

考證

當分註謚曰襄。○謹按凡例曰：凡宰相悉書賢者曰

某官某爵姓名，卒而註其謚。又曰：賢臣特書，依賢相例。唐諸臣如杜如晦、張九齡之相業，王珪

交

魏徵之善諫，李靖之用兵，溫彥博、虞世南、李大亮、高士廉皆賢臣也。失註謚號，今當補書。

如晦疾篤，上遣太子問疾。又自臨視之。及卒，上語及，必流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

朕，今獨見公。**質實**蔡縣名，注見漢不見如晦矣。宣帝甘露三年。

夏四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擒突厥頡利可汗

以獻

頡利敗走，往依沙鉢羅設。蘇尼失部落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頡利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取之，以獻。蘇尼失舉眾來降，漠南遂空。上御樓受俘，館之太僕。上皇聞之，歎

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
 吾付託得人復何憂哉突厥既亡其部落或
 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者尚十萬
 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戎狄自古
 為中國患今幸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
 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為
 農民顏師古請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
 落李百藥以為突厥雖云一國然種類區分
 各有酋帥宜因其離散各署君長使不相臣
 屬則國分勢敵不能抗衡中國矣仍於定襄
 置都護府為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溫彥
 博請準漢建武故事置於塞下順其土俗以
 實空虛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戎狄
 人面獸心弱則請服疆則叛亂若留之中國

彥博之議
 大矣實不
 如魏徵之
 切當也

唐室世受
 其亂浸淫
 至于五胡
 亂華而其
 害尤酷皆
 基于此

數年之後蕃滋倍多必為腹心之疾西晉之
 禍前事之明鑑也宜縱之使還故土便彥博
 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
 厥以窮來歸柰何棄之若救其死亡授以生
 業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
 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
 厥降眾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地為
 四州又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左置定襄右置
 雲中二都督府以統其眾以突利為順州都
 督初頡利族人思摩無寵於頡利頡利之亡
 親近者皆離散獨思摩不去竟與俱擒上以
 頡利為右衛大將軍蘇尼失思摩皆封郡王
 其餘拜官有差五品以上百餘人因而入居
 長安者近萬家范氏曰先王之制戎狄荒服

夷不亂華，所以辯族類，別內外也。太宗苟欲冠帶四夷，以夸示天下，而不知亂華亦甚矣。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胡氏曰：顏師古李百藥之謀，雖無大失，未若魏徵之盡善也。而太宗不從，顧用溫彥博之策，何也？彥博之策，太宗所欲爲者也。其先意承志，不得爲忠矣。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而中國夷狄之不可同處，亦非人爲。乃天地之氣，有淳正偏駁之殊也。有教無類，豈揉雜華夷之謂乎？

集覽 沙鉢羅設鉢羅部設之號也。蘇尼失人名。御樓受俘，御者，天子所止也。樓，謂順天樓，俘軍中所獲館之太僕館，去聲，以館館客也。

質實 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太僕寺掌廐牧輦輿之政。

帝永平十四年，漢高帝困白登，不能報事。在漢高帝七年，西域國名。注見漢哀帝元壽元年。河南道名。注見宋主昱元徽元年。兗豫二州名。兗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豫注見齊主寶卷永元二年。壽陽，靈州。注見貞觀二十年。一統志云：順州，唐初所置治，龍化縣，宋廢州。以其所領龍化、溫水、龍豪、南河四縣，俱併入陸川縣。故址在梧州府博白縣東北。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詔訟不決者聽於東宮上啓

詔訟者，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不服，然後聞奏。范氏曰：太子之職

在於視膳問安。古之教者，必以禮樂而置師，保以輔翼之。苟學問明而德性成，何患不能聽訟乎？且太子纔年十二，而使之聽訟，若其不能，宮臣必教之以欺其君父，非所以養德也。

集覽 視膳問安，記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及莫，皆如之。食上必在，視寒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注末猶勿也。原再也，勿有所再進，為其失飴味臭惡也。

質

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加李靖光祿大夫

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御軍無法，請付法司推之，詔勿劾。及靖入見，頓首謝，上讓之曰：隋史萬寶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見誅，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乃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既而謂曰：前者人或讒公，今朕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

林邑遣使入貢

林邑獻火珠，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煬帝頡利皆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胡氏曰：太宗不以夷狄一言之慢，遽興兵革，幾於能忍。然林邑表辭敢為不順者，以獻火珠，嘗試朝廷也。還其獻則善矣，今不聞還其獻，則是太宗貪其寶。

而其其慢也。
集覽 林邑注見漢後主建興四年

六月修洛陽宮

給事中張玄素上書曰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也且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然則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後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

質實

陛下注見

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漢明帝大起北宮以諫而止綱目書曰既而罷之美之也於是上謂玄齡

曰玄素所言有理可即罷之則曷為止以修宮書不卒罷也故不書罷而明年再書修

發明

太宗初平洛陽毀隋宮殿今乃反更修之然一聞張玄素之諫隋即罷役

今綱目乃直書于冊若真已修洛陽宮然者何哉考之唐史是年六月乙卯發卒治洛陽宮而不聞有罷役之命然則已經營繕明矣况太宗奮辭以拒玄素則其志已

有在書法如此初非過也

秋七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敕百司詔

主德

勅未便者皆執奏

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臨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群臣一日萬機豈能一一中理群臣既知主意則惟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諍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

天下賢才寘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已意范氏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職為良君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賢者不得苟容於朝此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惰矣此萬事所以墮也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故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是以隋文勞而無功太宗逸而有成

彼不得其道而此得其道故也

集覽

阿從阿曲順從也老子曰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注言詭隨也任職謂能勝此職也任勝並去

聲叢脞書臯陶曰元首叢脞哉注叢脞細碎

無大畧馬云叢總脞小也脞倉果反徐音鎖

墮地書臯陶曰萬事墮哉注萬事墮廢其功

不成墮

質實

衛士傳餐注見

許規反

發明

憲宗元和元年

鳴呼天下之理惟其是而已自後世人君有吝於改過者則曰業已授之

不可改也自後世人臣有喜於為佞者則

曰此詔旨也不可違也夫使理有不當則

業雖已授改之何傷事有未是則雖出於

詔旨違之何害惟夫人君吝於改過人臣

喜於為佞則天下之事明知其非而冒理行之必至於蠹政害民而後已此則古今

之通患也善哉太宗能有見于此是以惟

理之從不拘已見凡未便之事雖詔敕已

行皆許執奏是豈不足以彰無我之德

哉書之于冊此亦可為後王之法也

以李綱為太子少師蕭瑀為太子少傅

李綱有足疾上賜以步輿使之乘至閣下每

至東宮太子親拜之先是上命蕭瑀與宰相

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

抗玄齡等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皆不問瑀

由此快快既為少傅遂罷

御史大夫不復預聞朝政

質實

快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

年

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

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李大亮為安撫大使，貯糧積口以賑之。大亮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今招致西突厥，但有勞費，未見有益。况河西州縣蕭條，不堪供億，不如罷之。其或自立君長，求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

集覽 伊吾，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供億。左傳：不能供億，注：供給億安也。唐書：蔣沈傳：注：億，度也。料度其

所須而供之也。**質實** 積口。注：見玄宗開元三年。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羈縻。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

詔定常服差等

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胡氏曰：朝服當以正色，緋近於朱，猶云可也。惡紫奪朱，而加於緋，上可乎？青者，色之正也。綠為間色，而加於青，上可乎？必欲歸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可也。

以李靖為右僕射

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質實恂恂似不能言語如也似不能言者注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

九月伊吾來降置伊西州質實伊西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

年伊吾 ○以張儉檢校代州都督

思結部落飢貧張儉招集之其不來者仍居積北親屬私相往還儉亦不禁及儉代去思結將叛詔儉往察之儉單騎說諭徙之代州即以儉檢校代州都督儉因勸使營田歲大稔儉又恐其蓄積多有異志奏請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集

備邊 進 備邊

刑法志云帝初即位有勸以威刑肅天下者魏徵言王刑本于仁恩帝納之後自張蘊古之死吏法稍密劉德威曰律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而失出為大罪故史皆深文帝

覽轉力轉相勤力也轉陟交反 **正誤**營田轉力今按謂轉加盡力也

冬十一月以侯君集參議朝政○除鞭背刑

上讀明堂鉞灸書云人五藏之系咸附於背故有是命胡氏曰太宗誠有意於養民者也故耳目所接其心必在於民禁笞囚背亦可謂善推其所為者矣

書法美仁政也綱目恤刑之政書除十詳漢惠帝四年皆美之也

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文泰入朝西域諸國皆因文泰請朝上令文泰使人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

遂命失出入皆如律遂以寬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謹焉

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前者文泰之來緣道供億甚苦若諸國皆來將不勝其弊姑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所使人已行上遽高昌西夷國名注見齊明帝建止之武四年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事在建武二十二年

大有年

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群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以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

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湯武皆承大亂之後身致太平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帝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議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

盛世之風

主德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討四夷。惟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此皆陛下威德。臣何力之有焉。帝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朕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范氏曰。魏徵仁義之言。欲順天下之理而治之。封德彝刑罰之言。欲拂天下之性而治之。夫民莫不惡危而欲安。惡勞而欲息。故治天下在順之而已。拂之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太宗從魏徵而不從德彝。行之四年。遂致太平。仁義之効。如此其速也。及其成功。復歸美於下。此近世帝王之所不及也。胡氏曰。一治一亂。天地之大數也。亂極人少。則氣厚而人淳。治極人夥。則氣漓而人澆。

宋儒議論
每多苛細
令人不歡

蓋或三二百歲。或五六百歲。淳漓一變。而天地之氣盈虛消息。後世誠不及古遠矣。若夫人之所以為人。出於本心。不可泯滅者。則古猶今爾。是故可以懷之以仁。理之以義。先之以敬讓。示之以好惡也。魏徵有見於飢渴者。易為飲食。而無見於人心之未亡者。故其効止於斗米數錢。外戶不閉。則無以進矣。固不能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也。○上謂侍臣曰。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斗粟三錢。一喜也。北虜又服。邊鄙無虞。二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亡立至。此一懼也。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集

覽 大有年春秋桓三年冬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
 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
 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穀梁傳
 釋云凡書有年者冬下穀 **質** 五嶺注見秦
 畢入許用豐足然後書之 **質** 始皇三十三
 年

書法

書大有年何美恤民也帝自即位山
 東旱則以賑恤書關內飢則以赦天
 下書畿內蝗則繼以出宮女書其恤民也
 至矣於是特書大有年嘉之也終綱目書
 大有年四書有年二

詳漢明帝永平九年

發明

甚哉治世之難逢也入綱目以來上
 下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其間有年之
 書凡六見于冊蕭梁武帝之一書後唐明
 宗之兩書皆以分裂之世無足深取若夫
 海內為一人物阜康以大有年書者獨永
 平開元與是年爾是豈非治世之難逢哉
 蓋嘗因是考之當太宗論治之初一小人
 以秦任法律漢雜霸道之說中之雖行帝
 行王之對言簡意足然非太宗能斷於中
 知所決擇其不為儉人所移者幾希惟魏
 徵言之也明惟太宗行之也力是以帝王
 之治仁義之效不旋踵而見於四年之間
 而太宗又能歸功於勸行仁義之臣遂使
 貞觀之治振古有光夫豈無自然而然哉後

之有志當世者，苟能以太宗之心，行太宗之治，則太宗之效，將復見於當日，而大有年之書，亦將復見於方冊之間矣。孰謂帝王之治果難行哉！噫。

辛卯 五年春正月 詔僧道致拜父母

書法 書譏之也，其譏何？二氏之教，其為不忠不孝也大矣。始行沙汰，隨罷沙汰

而獨拳拳於致拜，不能三年之喪，而總麻小功之察，此之謂矣。

發明 僧道不拜父母，乃師他人而拜之，此正孔子所謂悖禮者。詔令致拜，宜矣。

然曷若不罷沙汰於其初乎？比而觀之，義自見矣。

○皇太子冠

有司言皇太子冠，用二月吉，請造兵備儀仗。上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

陰陽書，不若二月上。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自與吉會。

農時急務，不可失也。**質實** 東作猶言春耕也。

書法 太子冠不書，此其書何嘉恤農也。於是請造兵備儀仗，上以農時改用十

月，故書嘉之。然則曷為不於十月書？書於正月，所以志有司之請，著太宗之仁也。終

綱目太子書冠 二 宋劭唐承乾

主德

主德

詔諸州剗削京觀加土為墳。

考異

提要無剗削二字

集

覽剗削京觀剗除削去也。猶春秋楚莊王不立京觀之意。左傳宣十二年楚敗晉師，潘黨曰：

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為京觀乎？又京觀注見漢後主延熙元年。又注見晉愍帝建興元年鯨鯢。

書法

二年書收瘞暴骸，仁矣。於是復剗削京觀，加土為墳，以禮於死者，仁之至也。再書美之。

也再書美之。

發明

天地以好生為德，而自古戰爭殺人必，往往築為京觀，可謂不仁之甚矣。

剗而墳之，不惟澤及朽骨，亦可少示戢武之意也。書以美之宜矣。

○以金帛賜突厥贖男女八萬口。

主德

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凡得男女八萬口。**質實**突厥北狄種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

書法

贖也。書賜何尊中國也。於是得男女八萬口，綱目特書而備錄之，深嘉之也。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五年

正編

正編

夏六月新昌公李綱卒

謚曰貞初周齊王憲女孀居無子綱贍恤甚厚綱卒其女以父禮喪之

質實 新昌

縣名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

注德

秋八月遣使詣高麗葬隋戰士

考異

詣當作如

質實

高麗東夷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

書法

二年收瘞隋末暴骸境內也於是念及高麗戰士而遣使葬之可謂仁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故屢書美之

發明

既贖陷虜之人又葬戰亡之士送書于冊亦可嘉矣使帝能堅守此心又豈有遼東之伐乎

○殺大理丞張蘊古

河內人李好德有心疾為妖言大理丞張蘊古按之奏好德實被疾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紀劾奏蘊古相州人而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故蘊古阿意縱之上怒斬之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令即決仍三復奏乃行刑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告許有寵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曰此等小人不可議大體以許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其無堪

萬古聖德之累

通鑑綱目

唐太宗貞觀五年

正編

但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彼挾恩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俗，柰何昵奸以自損乎？上默然，既而萬紀等皆得罪。

質實 河

縣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野王相州，注見漢昭帝建昭二年魏郡大理丞，注見高祖武德九年三覆奏乃行刑，注見中宗嗣聖九年。

發明 前書殺盧祖尚，此書殺張蘊古，其為盛德之累，不亦多乎？然祖尚猶有辭難之罪，若蘊古則當官執法，守正不阿，可賞而不可殺者，其失尤為甚也，惜哉。

九月修洛陽宮

上欲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營造不已，勞費難堪，上甚嘉之，既而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之，璡鑿池築山，彫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

質

實 洛陽宮，注見隋煬帝大業元年將作大匠官名，注見隋煬帝大業九年。

書法 周武帝毀上善殿，則書毀毀宮室之壯麗者，則書毀美之也，於是竇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毀之，曷為不書其毀，書其修，譏也。去年帝以玄素之言罷修矣，卒復修之，是貳過也，既罷之，復修之，既修之，復毀之，則毀為不足稱矣，綱目責備賢者，故罷不書罷毀不書毀。

賢

帝獵於後苑

上逐兔於後苑，將軍執失思力諫曰：「天命陛下為華夷父母，奈何自輕？」上又將逐鹿，思力脫巾解帶，跪而固諫，上為之止。

書法

太宗獵不悉書，據貞觀四年，獵不書，書此何美從諫也。

冬十月詔議封建

初，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對曰：「三代封建而長久，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令羣臣議之。魏徵以為京畿稅少，多資畿外，若盡以封建，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

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奔赴。李百藥以為勳戚子孫皆有民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足扶京室，為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於是詔宗室勳賢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所司明為條例，定**集覽**京畿京謂京師，天子之居也。等級以聞。畿天子千里地，鄭玄曰：夏曰縣，殷周曰畿。畿外禮小，司徒九畿，疏王畿外四面，仍有九畿，相去各五百里。民社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凡封諸侯，受天子大社之土，各割所封之方色土，與東方之青土。

他如其方色授之使立社於其國有土則有民故曰民社

質實

封建注見貞觀十三年

十一月林邑新羅入貢

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獻美女各付使者歸之

質實

林邑南蠻國名注見漢後主建

興四年新羅東胡國名注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五色鸚鵡格物論鸚鵡能言鳥有慧性朱味鈎吻翠頂金眼玄項碧羽頰足翠尾語音圓滑白者名秦吉子腦有黃肉冠又名時樂鳥丹首紅臆朱冠絲翼鶯頰文背揉以五色其心聰慧護主報恩鳴則天下太平皆

產於嶺南

十二月開党項之地為十六州

党項內屬者前後三十萬口

質實

党項西羌別種注見陳後主至德三年

制自今決死刑者皆覆奏決日徹樂減膳

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蓋欲思之詳熟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斷獄者惟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古者刑人君為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耳於是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

主德

國勢

主德

國勢

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捕得拷訊服罪者二千餘人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尋其狀惟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惟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上又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

集覽

著令漢書注著

質實

事物紀原云尚食官名掌天子之物曰尚秦置六尚

陟慮反著在乃有尚食則尚食秦官也內教坊唐開元初于蓬萊宮側始立內教坊以隸散樂倡優曼衍之戲此其始矣太常官名注見漢明帝永平二年

康國求內附

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稀然朕日慎一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

與光武不許西域都護同

治安臣不以爲喜惟喜陛下居安思危耳范氏曰太宗知招來絕域之弊而不爲然以兵克者則郡縣置之其疲勞百姓也亦多矣豈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與然其不受康國則足以爲後世法使其行事每如此其盛德可少貶哉

集覽

康國二曰薩末鞬卽元魏

高州總管馮盎入朝

盎有地方二千里爲治勤明所部愛之

質實

高州注見宋文帝元嘉八年高涼

壬辰六年春正月朔日食

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羣

臣請封禪不許

初群臣表請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德未厚邪中國未安四夷未服邪年穀未豐符瑞未至邪對曰今雖有此六者然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車駕東巡供頓勞費又伊洛以東灌莽極目而遠夷君長皆當扈從此乃引戎狄入腹中而示之以虛弱也况賞

與梁許懋諫封禪同

賚不貲、未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明年羣臣復以為請、上諭以舊有氣疾、恐登高增劇、乃止、范氏曰：古者天子巡狩、至于方嶽、必告祭柴望、所以尊天而懷柔百神也、後世學禮者失其傳、而諸儒之諂諛者為說以希世主、謂之封禪、實自秦始、古無有也、人主不法三代而法秦、亦已謬矣、太宗方明朝多賢臣、而佞者猶倡其議、獨魏徵以為時未可、而亦不以其事為非也、後議其禮、徵亦預焉、高宗明皇遂踵行之、終唐之世、惟柳宗元以封禪為非、嗚呼、禮之失也久矣、世俗之惑、可勝救哉、胡氏曰：自聖學不傳、學者以天人為二致、不能監觀休咎

之符、徃徃推以天道難知、置於冥漠而不省也、以太宗之明、房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旦日食、天變為大、不聞胥訓告教誨、以消陰沴、復陽德、而群臣獻諛、請登泰山、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高德厚、偃然自足、徵雖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者、陰氣沴也、日食者、陽氣微也、較之二者、日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致、不學不知道之過邪、及群臣再請、正當披窮經訓、辯是非以示子孫、乃以氣疾為解、誤矣、**集覽** 灌莽灌、古玩反、詩集于灌水、為解、誤矣、注疏云、木族生曰灌、莽又音姥、宿草也、楚辭夕檻洲之宿莽、又草深平曰莽、告祭柴望、燔柴、祭天、告至也、爾雅曰、祭天

曰燔柴謂天高不可達故燔柴以祭之庶高烟上通也馬融曰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先登于位告于天也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曰望書舜典望于山川注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不必至其處皆一皆遙望其方而祭之左傳曰望郊之細也注郊大禮也望祀禮之細微者也胥訓告教誨周書無逸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注云古之君臣雖曰明良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以義方陰沚注見陳宣帝太建六年邪邪封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注沚注見漢高后三年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書法 書不許何譏也何譏卒許而不果也光武群臣請封禪不許不書以其卒封禪也故以不書為譏太宗群臣請封禪不許則書以其卒不得封禪也故以書為譏必若隋文帝然後書不許不為譏矣

發明 群臣之請封禪不過諛佞以悅其君而已觀太宗始焉拒之之詞可謂明白洞達而請猶不止獨魏徵以為不可然則房齡王珪諸人皆在致請之列矣直筆書之亦可愧哉

三月如九成宮

考異

按巡行例則如上漏帝字

此失不小
馬周既言
而不止之
雖度意之
不可回然
未盡忠也

請還期深
于止輦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六

上幸九成宮避暑監察御史馬周上疏曰大
安宮在城西制度卑小而車駕獨為避暑之
行是太上皇留暑中而陛下居涼處也温清
之禮臣竊有所未安焉且太上皇春秋已高
陛下宜朝夕視膳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
里太上皇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然
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解衆
惑仍亟增修大安以稱中外之望又言比來
樂工園人超授官爵鳴玉曳履與士君子比
肩臣竊恥之楊氏曰馬周之論此行善矣然
不止其行而速其返是所謂月攘一雞者豈
所以竟舜其君哉胡氏曰自古繼世之君得
養其母者多矣鮮有及父之生而事之者也
得養其母未足以盡人子之心事父致孝然

後為嫌周宜以此深啓帝心使力慕大舜事
親之道則太宗必聞言感動而九成之車不

梃自止矣

集覽

太安宮太上皇徙居此宮温清記
曲禮為人子之禮冬温而夏清注

安定其牀衽温涼之節清七性反字從以水
令也園人掌馬者園魚許反鳴玉佩玉上有
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佩於韋
帶之上玉將鳴焉是為行步之節度曳履曳
躡也履禮也飾足以為禮黃帝臣於則所作
或赤履或烏皮履月攘一雞孟子曰今有人
日攘其隣之鷄者或告之曰請損之月攘一
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
何待來年不梃梃
質實
女履反止輪木也
九成宮注見隋文帝
開皇十三年仁壽宮

通鑑綱目

卷三十六

六

唐太宗貞觀六年

正統

天安宮注見貞觀三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書譏遠也不惟溫清之多缺而厚親薄已之義亦顛倒矣

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

長樂公主將出降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柰何資送公主反倍於長主乎上入告皇后后歎曰妾數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私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因請遣中使厚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願公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

賢

此拒諫之漸非小失也

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庭辱我后還具朝服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

集覽

半楚淮陽楚王英淮陽王兩皆

質實

長樂縣名

注見玄宗天寶元年永嘉縣名注見晉安帝元興元年長主蔡邕曰漢帝女為公主姊妹為長公主職林曰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其尊崇者加號長公主儀服同藩王漢婁敬說高祖以長公主妻單于武帝女亦稱衛長公主此為長公主之始矣中使注見玄宗開元十五年

書法 公主嫁不悉書此其書何美從諫也於是敕有司資送倍長公主以魏徵諫而止故書美之終綱目書下嫁十四太宗長樂南平玄宗永穆憲宗岐陽宣宗萬壽廣德皆美也漢武帝衛長唐代宗永樂德宗義章憲宗普寧懿宗同昌皆譏在上也北齊太原唐太平安樂皆譏在主也

置三師官○夏四月鄒公張公謹卒

公謹卒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臣猶父子也情發於哀安避辰日遂哭之

質實

一統志云鄒古邑名周時為邾國魯繆公改為騶因山為名漢置騶縣屬魯國

隋屬魯郡唐改為鄒縣屬兖州宋屬襲慶府金屬滕州元因之本朝改屬兖州府

秋閏七月宴近臣於丹霄殿

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日仇讐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應而復諫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櫻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踈慢我視之更覺嫵媚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

丹青之宴
不忘論政
未央之宴

至言

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
 ○上謂王珪曰：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
 自謂與數子何如？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
 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
 敷奏詳明，出納唯允，臣不如彥博；處繁治劇，
 眾務畢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
 諍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
 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
 服其確論。○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
 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
 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變法度，不恒
 其德，勞擾實多。○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
 之者甚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
 以奸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

簡于養親
其得失懸
殊矣

安得有如此面折之
臣賢哉

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
 所以難也。范氏曰：人主不可以有偏好，偏好
 者，奸邪之所趨，而讒賊之所入也。書曰：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夫如是，則眾莫得而攻之矣。
 ○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
 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
 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群臣誠
 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
 乃與群臣較功爭能，臣竊
集覽 媮媚，媮罔甫
 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亦媚也。漢書相如上林賦，媮
質實 丹青殿未
 媚，冉弱史記相如傳作弒媚。
質實 詳處所輻
 湊。注見漢文帝六年書曰：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虞書大禹謨，篇文。

書法 丹青殿何外殿也君臣講論無非治道與他宴樂者異矣故特書之終綱

目書宴十六大宴

一詳漢高帝五年

發明 盛治之世其施為舉措自與庸主不同雖宴遊之中亦有可觀如綱目所

書太宗丹青殿之宴自他人視之不過樂飲而已然一時君臣談笑之間無非明良相與告戒之意則坐朝聽治之際又可知矣觀者要當以是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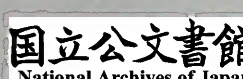
九月如慶善宮 **考異** 按巡行例曰帝如某則此

慶善宮上生時故宅也因宴賦詩被之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

大宴會與破陳舞借奏於庭同州刺史尉遲敬德與坐者爭長歐任城王道宗目幾眇上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欲與卿等共保富貴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蒞醢非高祖之罪也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 **集覽** 功成慶善樂以童兒六

褶長袖漆髻屣履而舞進蹈安徐以象文德後更號九功舞取尚書九功惟叙之義八佾行列曰佾一列八人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有命之舞也 **韓彭蒞醢** 韓信彭越漢高帝誅之故云蒞醢蒞醢注見漢文帝六年 **質實** 一統

慶善宮在西安府武功縣南一十八里臨渭水唐武德初高祖以舊第置宮太宗生于此



進

冬以陳叔達為禮部尚書

後嘗臨幸宴群臣賦詩任城郡名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四年同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儻言故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亡當日之言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胡氏曰陳叔達天下之公論於秦王非私交也以叔達端良自宜在親近之地苟欲遷序何患無名而太宗乃舉武德中讜言是以危疑向背誘臣下為後日計
豈君道哉質實社稷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癸巳七年春正月宴玄武門奏七德九功舞

主德

封德彝有媿

更名破陳樂曰七德舞太常卿蕭瑀以為形容未盡請并寫武周仁杲建德世充擒獲之狀上曰彼皆一時英雄朝臣或嘗北面事之觀其故王屈辱之狀能不傷乎瑀謝不及魏徵欲上偃武修文每侍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見九功舞則諦觀之集覽武周

劉武周自稱定楊可汗唐攻破之走死仁杲薛仁杲自稱秦帝降唐被殺建德寶建德自稱夏王被擒斬之於市世充王世充自稱鄭帝降唐被殺

王珪罷以魏徵為侍中

上與侍臣論安危之本温彥博曰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為政乎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七年

九

正編

此卽不終
之漸

人君知此
則言路開
治道成矣

交

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欣然納之○上問魏徵曰群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有司奏事常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怫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群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對群臣多不語朕則不然君臣相親如一體耳○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為公輩念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

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范氏曰太宗之言王者之言也魏徵所謂才行者不亦異乎夫才有君子之才有小人之才古之所謂才者君子之才也兼德行而言之也後世之所謂才者小人之才也辯給以禦人詭詐以用兵僻邪險陂趨利就事而已爾王者創業垂統敷求哲人以遺後嗣故能長世豈其以天下未定而專用小人之才乎夫有才無行之小人無時而可用退之猶懼其或進也豈可先用而後廢乃取才行兼備之人乎徵之學駁而不純故所以輔導其君者卒不至於三王之治也

實 寵逢忠諫注見漢成帝元延元年

造渾天儀

直太史李淳風以靈臺候儀制度踈畧但有赤道更請造渾天黃道儀至是奏之

明 靈臺候儀作儀以推候天地也浮屠一行曰靈臺鐵儀後魏斛蘭所作規制朴畧度

刻不均赤道不動乃如膠柱以考月行遲速多差渾天黃道儀渾天儀注見漢順帝陽嘉

二年黃道遊儀注 見玄宗開元九年 **質實** 李淳風岐州人

書法 書造儀何重象器也終綱目書渾儀四宋丙子年是年玄宗開元九年十

二年書儀一、中 宗嗣聖二年

主德

秋九月山東四十餘州水遣使賑之 **質實** 山東道名

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

書法 書美恤民也綱目書大水六十三詳漢文帝元年四十餘州水無大於

此矣曷為不書大水不皆大也至德宗四十餘州大水則書大矣貞元八年終綱目

書水四十餘州二

主德

○赦死囚三百九十人

唐太宗貞觀七年

正編

先是上親錄繫囚見應死者憫之縱使歸家
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敕天下死囚皆縱遣使
至期來詣京師至是皆如期自詣朝堂上皆
赦之胡氏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
十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
被殺者之不幸而蒙赦者之幸也况既得一
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
宗悅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頗也然不敢違
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

集覽

刑赦之頗左傳昭王六年子產

曰發命之不衷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注緣事類以成偏頗頗普多反類如字

質實

京師注見周顯

王二十五年

書法

書赦死囚何譏也親錄囚徒縱應死
者期以來秋可也而敕天下死囚皆

縱遣使之至期來詣京師則帝欲赦之之
意明矣安得不啓其如約徼幸之心哉綱
目不書縱囚而直書其赦所以
深探太宗之本意也其旨微矣

發明

虞書眚災肆赦初未嘗有赦死罪之
文既書死囚則是罪已應死矣無故

赦之毋乃不可乎書法如
此固綱目之所不予也

冬十一月以長孫無忌為司空

無忌固辭上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不
才雖親不用如有才雖讐不棄今日之舉非

私親也

十二月帝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

上從上皇宴故漢未央宮上皇命頡利可汗起舞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古未有也帝捧觴上壽曰此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上皇宴此宮妄自矜大臣不取也上皇大悅

集覽

智戴南蠻酋長馮盎之子名也先盎遣入侍故入侍

宴

質實

未央宮注見漢高帝七年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

書法

於是始一書奉太上皇越二年而以太上皇喪書者矣夫人主以天下養

養母多矣逮養父者蓋鮮焉上皇稱誥九年太宗躬養之禮僅一見於綱目帝亦少嫌於此哉終綱目書置酒凡四詳奉初甲子年

發明

事有不美而美在其中者如太宗宴丹青殿之類是也亦有至美而不美

在其中者如奉太上皇置酒未央宮之類是也丹青之宴前固已論之矣未央置酒之義可得聞乎夫人主一日萬幾若責以昏定晨省之禮朝夕娛侍之樂誠有未易然者至於以時侍奉如五日一朝之類獨不可舉而行之乎太宗自正位以來至於終上皇之身未聞有所謂奉親之樂孝養之事獨此一書于冊則夫武德九年之後

貞觀九年之前首尾十載所謂為天子父以天下養者僅有是耳中間徒聞欲幸九成宮避暑而上皇留於暑中見諸馬周之疏而亦不聞為之少柅其行後雖欲營大明宮為上皇清暑之所然亦不果居之臣故因置酒未央之事而知太宗之簡於事親正所謂至美之中有不美存者此也我朝孝宗皇帝恭奉上皇垂三十載孝養之誠始終如一七日一朝有加無已豈唐之太宗所可同日語哉尊謚曰孝真無愧矣然則君子觀綱目所書太宗置酒之事安得不於我孝宗而三歎三詠

賜太子庶子于志寧孔穎達等金帛

帝謂志寧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削工部尚書段綸階

退

綸奏徵巧匠上令試之綸使造傀儡上曰求巧工以供國事今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毋作淫巧之意邪乃削綸階

質實 傀儡木偶人也世傳傀儡起于漢高祖平城之圍用陳平計刻木為美人立城上以詐冒頓闕氏後人因此為傀儡應劭曰高帝七年陳平使

畫工圖美女，遣遺闕氏，而無刻木事。今按列子記周穆王時，巧人有偃師者，為木人，能歌舞。王與盛姬觀之，舞既終，木人瞬目，以手招王左右，王怒，欲斬偃師。偃師懼，壞之，皆丹墨膠漆之所為也。此疑傀儡之始矣。秦漢有魚龍曼衍之戲，其事亦粗。見唐李商隱宮詞曰：不須看畫魚龍戲，發遣君王怒偃師。通典曰：窟礮子，亦曰魁礮，作偶人，以戲善歌舞。審此知其偃師之遺事也。風俗通曰：漢靈帝時，京師賓客嘉會，皆作魁礮。梁散樂亦有之。齊後主尤所好也。顏氏家訓云：古有秃人，姓郭，好諧謔。今傀儡郭郎子是也。傀儡音匯磊，階謂品級也。

書法

削官之例二，某有罪削階，有罪之辭也。削某階，無罪之辭也。段綸始作淫巧，其以無罪書何病帝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而求巧匠，且令試之，則罪不在段綸矣。

發明

書賜太子庶子金帛，文無美詞，然足知其輔導太子之實。書削工部尚書階，文無貶詞，然足知其作為淫巧之實。此亦觀綱目之法也。

午^甲八年春正月以李靖等為黜陟大使分行天

下

上欲分遣大臣循行黜陟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等十三人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疾苦禮高年賑窮乏褒善良起淹滯俾使者所至

質實

黜陟注見貞觀二年

天象

夏五月朔日食○秋七月山東河南大水○冬

十月營大明宮

營大明宮以為上皇清暑之所未成而上皇寢疾不果居質實一統志云西安府治東北五里唐東內也貞觀中所建初名永安後改曰蓬萊又改曰大明

書法

大明宮何上皇清暑之地也營經始之辭也宮未及成而上皇寢疾矣綱

目曷為書之譏也自六年如九成宮馬周有疏至是二年始為上皇清暑之計而上皇竟不及居太宗之慢亦無以自贖矣故書譏之

以李靖為特進

靖以疾遜位上曰朕嘉公意欲以公為一代楷模故不相違及拜特進俟疾小瘳間三二日至門下中集覽特進注見漢成書平章政事帝鴻嘉元年

書法

平章政事之名始此

國勢

吐蕃初見

吐蕃遣使入貢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未嘗通中國其王稱贊
 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論官族皆曰尚近世
 浸疆勝兵數十萬贊普棄宗弄讚有
 勇畧四隣畏之詔遣使者往慰撫之

集覽吐
 本西羌屬姓勃罕野居析支水西在吐谷渾
 西南贊普吐蕃俗謂疆雄曰贊謂丈夫曰普
 故號君長曰贊普其後有君長或曰
 論贊或曰弄讚棄宗弄讚贊普之名

書法

此吐蕃通
中國之始

吐谷渾寇涼州以李靖為大總管帥諸軍討之

兵

考異

據九年書伐吐
谷渾此誤作討

吐谷渾可汗伏允老耄其臣天柱王用事數
 入塞侵盜詔大舉討之上欲以李靖為將為
 其老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以靖
 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討之

集覽
 重勞之重上聲難
 也言難於勞使之

質實吐谷渾西域國名注
 見晉元帝建武元年
 可汗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涼
 州注見中宗景龍二年西海郡名注見晉元
 帝建武
 元年

發明

王者不勤遠畧若無故舉兵則為贖
武今此上書吐谷渾寇涼州而下書

李靖帥軍討之曰寇則罪在夷狄曰討則有詞可執用兵若此得其正矣宜乎綱目示書以予之

注德

聘鄭氏為充華既而罷之

房不如魏遠矣

帝聘鄭仁基女為充華册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人陸爽遽上表諫帝大驚自責命停册使房玄齡等奏許嫁無顯狀爽亦表言初無此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令爽亦自陳何也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爾帝笑曰朕之言不能使人必信如此邪

集覽

充華婦官也九嬪之一

質實

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特筆也太宗從諫至此可謂有大過人者矣特書美之綱目書命納妃妾

十詳漢獻帝建安十八年皆譏也惟此為美辭

發明

自改過不吝見於仲氏之美成湯而後知人君以改過為大德自匡救其

惡見於孔子之述事君乃後知人臣以匡救為至忠太宗聘鄭氏為充華不知其已受聘也魏徵上表論諫帝遽大驚自責若太宗可謂能改過不吝若魏徵可謂能匡救其惡者矣以房齡之賢猶希意奏陳非徵深探本情非太宗屈已從諫何以能免其失故綱目特書既而罷之與漢明帝永平三年書大起北宮既而罷之同意皆美

也之

以皇甫德參為監察御史

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罪之。魏徵曰：言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陛下擇焉可也。上曰：朕罪此人，則誰復敢言者？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舍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中書舍人高季浦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切身，難保清白。宜量加優給，然後可

徵真不可

亦是說話

責以不貪。比見帝子拜諸叔叔，皆答拜，紊亂昭穆。宜訓之以禮。上善之。

集覽 高好

鬢。漢章帝時，馬廖上疏曰：長安語曰：城中好高結，四方高一尺。注：結與髻同。

質實

〔中牟〕縣名。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昭穆〕注：見漢光武建武十九年。

西突厥咄陸可汗死

考異 提要咄作吐死作卒

弟沙鉢羅啞利失可汗立

乙未 九年春正月分民貲為九等 ○夏五月太上

皇崩 ○李靖伐吐谷渾破之

西突厥有咄陸此是泥孰

李靖擊吐谷渾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積。諸將以為馬無草，未可深入。侯君集曰：虜一敗之後，鼠逃鳥散，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為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道宗由南道。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太原。君集、道宗引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人齧冰，馬噉雪，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大破之。靖督諸軍，經積石河源，窮其西境，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子順斬天柱王來降，伏允脫身走，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為可汗，詔以為西平郡王。順未能服其眾，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為其聲援。既而順竟為國人所殺，上復使

侯君集將兵立其子諾曷鉢為可汗，總管高。既生後軍期，李靖按之，既生誣靖謀反。按驗無狀，既生坐減死徙邊。或言既生秦府功臣，宜寬其罪。上曰：國家功臣多矣，若既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之見。

集覽

積石河源

地理志：積石在金城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河所經也。括地志云：積石山，今名小積石山，在河州抱罕縣西七里。河州在京兆西千四百七十里。禹發源河水，小積石山浮河東北下，歷靈勝二州北而南行，至于龍門。蔡氏書傳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

昌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積尾曰悶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按二說恐薛說為是

質實

積柔然地名注見梁武帝普通二年一統志云積石山名在陝西河州衛城西北七十二里禹貢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即此又西寧衛境廢龍支縣南有積石山亦為禹貢導河之所西平郡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

秋七月詔禮官議廟制

諫議大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附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昭王為始祖于志寧以為武昭王非王業所因不可為始祖

質實

三昭三穆注見宋明帝泰始七年弘農郡名注見周顯王

四十五年陝宋子奢蘇州吳縣人涼武昭王西涼王李暠廟號武昭王

冬十月葬獻陵

初詔山陵依漢長陵故事祕書監虞世南上疏以為聖人薄葬其親非不孝也深思遠慮

以厚葬適足為親之累，故不為耳。陛下聖德度越唐虞，而厚葬其親，乃以秦漢為法。臣竊為陛下不取，願依白虎通為三仞之墳，節損制度，刻石陵旁，藏書宗廟，用為子孫之法。疏奏不報。世南又奏：漢天子即位，即營山陵，遠者五十餘年，今以數月之間，為數十年之功，於人力有所不逮。上乃詔有司議之。房玄齡等以為：漢長陵高九丈，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則太崇，三仞則太卑，請依原陵之制。從之。又詔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以為寢廟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

集覽 長陵，漢高帝陵墓。白虎通，漢章帝詔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異同，作白虎議。奏，今白虎通是。原陵，漢光武陵墓。

質實 一統志云

獻陵 在西安府三原縣東南一十八里。長陵，漢高帝之墓。注見十二年。太原府名，注見齊明帝建武三年。并州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原陵，漢光武之墓。注見建武中元二年。

十一月以蕭瑀為特進參預政事。

上曰：武德季年，高祖有廢立之心，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懼。斯人也不可以利誘，不可以死脇，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范氏曰：太宗以蕭瑀無貳心於已，而嘉之，可謂能知臣矣。人君以此取人，豈不得忠正之士乎。

集覽 疾風知勁草，疾，急也。勁，健之草。雖被疾風，亦不隨之。而靡板蕩，識誠臣詩。上帝板板。

上帝蕩蕩。注上帝稱君王也。板板反也。王爲政。反先王與天之道也。蕩蕩法度廢壞貌。言誠臣不以板蕩而易其介也。

丙申 十年春正月突厥阿史那社爾來降

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畧聞。處羅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頡利旣亡。西突厥亦亂。社爾詐往降之。襲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乃曰。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讐。擊滅之。諸部皆諫。社爾不從。擊之大敗。遂帥衆來降。以爲左驍衛大將軍。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集覽阿史那社爾阿於長安。尚公主。典屯兵。

失着

姓社爾其名也。拓設設猶言部也。拓其部設之號。質實靈州注見貞觀二十年長

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二月以荆王元景等爲諸州都督

此言大堪尋味

諸王之藩。上與之別。曰兄弟之情。豈不欲常共處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爾。諸子尚可復有兄弟。不可復得。因流涕嗚咽。不能止。胡氏曰。臨湖之變。太宗不能以義命少忍。然理義出於人心。雖下愚蠢蠢。猶不可忘滅。而况英傑之資乎。事往時遷。終必自悔。然已不可如何矣。此太宗所以悲也。人倫之際。易以失恩。可不慎哉。○魏王泰爲相州都督。不之官。

禍 基後日之

遂成先識

上以泰好文學，特命於其府，別置文學館，聽自引召學士。泰有寵於上，或言諸大臣多輕之，上怒，召諸大臣讓之曰：「隋文帝時，大臣皆為諸王所頓躓，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邪？」房玄齡等皆謝。魏徵正色曰：「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朕以私愛忘公義，及聞公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王珪嘗奏三品以上道遇親王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輕我子邪？」魏徵曰：「諸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八座，為王降乘，誠非所宜。」上曰：「人命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不為公輩之主乎？」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

窺竊，塞禍亂之源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

集覽

臨湖之變，在高祖武

德九年，頓躓，頓挫辱也。躓音致礙，不行也。正義曰：頓躓，困厄之義也。降乘，猶言下車也。乘去聲。九卿，唐志：大常、光祿、衛尉、宗正、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凡九寺，各卿一人。八座，隋制以五省長官、中書令、侍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唐因之，其後以太宗嘗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與尚書長官皆尚書省官，故云尚書八座。又漢魏八座，注見晉武帝。太康四年，**正誤**八座，今按通典，隋以六部座，二僕共為一座。唐與隋同，其後代宗以郭子儀為尚書令，子儀以大宗嘗為此官，不受

自是不以授人，則唐之入座，又當為質實荆王

左右二僕及六尚書也。集覽欠明。元景，荆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元景，唐高祖之子，太宗之弟。庶孽。注見漢景帝三年。窺窬，晉成伯陽市賦談智於尺寸之間，窺窬於分毫之際。注窺，私視也。窬，門邊竇也。紀綱注見宋營

陽王景平二年

三月吐谷渾請頒曆遣子入侍。○夏六月以温

彦博為右僕射，楊師道為侍中，魏徵為特進。

徵屢以目疾辭位，上不得已，以為特進，知門下省事，參議得失。

皇后長孫氏崩

長孫氏有聖德

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常與上從容商畧古事，因而獻替。裨益弘多。撫視庶孽，逾於所生。

妃嬪以下，無不愛戴。訓諸子，常以謙儉為先。太子乳母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不許。

曰：太子患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得疾，太子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后曰：死生

有命，非智力所移。赦者國之大事，不可數下。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病民，皆上素所不為，柰

何以吾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譴歸第，后曰：玄齡事陛下

久，小心慎密，苟無大故，不可棄也。妾之本宗，因緣葭莩，以致祿位，既非德舉，易致顛危，欲

讀臨終之語，真堪為世師法

保全之。慎勿處之權要。妾生無益於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但因山為墳。器用瓦木可也。更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作役。止遊畋。則妾死不恨矣。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又嘗著論譏漢明德馬后不能抑退親戚之權。而徒戒其車如流水。馬如龍。是開其禍敗之源。而禁其末流也。至是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皇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

集覽 諫。葦。漢中山王傳。葦葦之親。注葦。蘆也。葦其筍中白皮。至薄者。言其輕薄而附著也。丘壟。秦晉之間。冢謂之壟。漢書光武

曰。使迭興之後。與丘壟同體。注丘。小山也。壟。大坡也。

質實 從容。注見漢宣帝地節三年。

主德

秋禁上書告訐者。

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范氏曰。太宗欲聞直言。而惡告訐。可謂明且遠矣。此為君為長之道也。

冬十一月葬文德皇后

時將軍段志玄。字文士。及分統士眾。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納之。志玄不納。曰。軍門

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帝為文刻石，稱皇后節儉遺言，薄葬不藏金玉。當使子孫奉以為法。帝念后不已，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示之，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毀觀。**集覽**：層觀，層重聲。三輔黃圖云：登之則可遠觀，故曰觀。**質實**：昭陵，長孫皇后之墓。注見貞觀二十三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十二月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

朱俱波在葱嶺之北，去瓜州三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城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其不逮耳。**集覽**：朱俱波一作朱俱槃，一作朱駒半，一作朱駒波，即漢時子合國也。葱嶺，注見漢和帝永元二年。甘棠，西域國名。未詳。公華，瓜州。注見莊宗同光二年。晉昌，西域國。

黜治書侍御史權萬紀

萬紀上言：宣饒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才而專言銀利。昔堯

兵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

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三百人為團、團有較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輸之庫、征行給之、二、十為兵、六十而免、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

舜抵壁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集覽**宣饒二州名在江東宣本漢丹陽郡饒本漢鄱陽郡

集覽

宣饒二州名在江東宣本漢丹陽郡饒本漢鄱陽郡

質實

宣饒二州

名宣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饒注見梁武帝太清元年鄱陽

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以教戰、當給馬者、官予直、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疎近數、皆一月而更、**集覽**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改號統軍為折衝

集覽

更命統軍別將為折衝果毅都尉、改號統軍為折衝

折衝者、所以折兵衝也、左傳曰、殺敵為果、敢果為毅、**質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質實

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

丁酉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等為諸州都督**質**

實吳王恪注見貞觀十七年

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奢、不如得此一言耳。

通鑑綱目

卷三十九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

正編

正編

屢與官室
貞觀之業
衰矣

作飛山宮

魏徵上疏曰、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致身死人手、社稷為墟、陛下撥亂返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

發明

飛山宮之制、不可得聞、然以其名觀之、佞可知矣、書之于冊、是亦日月之

一餽

定律令也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異居、蔭不相及、而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從之、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煩去蠹、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舊制釋奠於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玄齡等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又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行之、又定枷杻鉗鎖杖笞、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群臣、律文失入減三等

孔子先聖
之稱始此

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兢就深文。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上又嘗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吏得為奸。自今變法，宜詳慎之。」**集覽**以出罪為戒，先蘊古以李好德法不當坐上，怒其出人之罪，斬之。**質實**天辟刑名注見漢宣今皆以此為戒。**帝地節三年**釋奠注見梁武帝天監十七年。**劉德威**彭城人。

二月豫為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猝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為終制，因山為陵，容棺而已。**范氏**曰：厚葬之禍，古今所明知，然後之人主為之以賈禍，跡相接而莫或戒也。太宗雖自為終制，而昭陵之葬，亦不為儉。及唐之末，不免暴露，豈非高宗之過乎。

幸洛陽宮

考異幸上漏帝字

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柰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知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

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為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范氏曰富而不忘貧則能保其富矣貴而不忘賤則能保其貴矣夫以萬乘之貴四海之富而猶以為不足何哉忘其始之賤恐其不知稼穡之艱難而驕逸也漢文有言曰朕能任衣冠念不至此是以恭儉愛民惟恐煩之嗚呼其可謂有德者矣若太宗聞諫而能自省此其所由興也

集覽 能任衣冠任平聲堪也言我自堪任衣冠以來

質實 顯仁宮注見隋煬帝志云西苑在河南府洛陽縣隋煬帝築周迴二百里臺觀宮殿窮極華麗

三月朔日食○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胡氏曰為人師者豈徒禮貌云乎哉必有道以授人而道以人倫為至泰是時於兄弟間漸生異慮而王珪訓告之方教誨之道未之聞也卒以窺伺廢斥而死珪與有責矣

以南平公主嫁王敬直

賢

禮

王敬直能以禮教

敬直，珪之子也。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集覽 南平公主嫁王敬直，源流至論綱目不曰尚，而曰某公主嫁某人，此乃文公所以明人倫也。公主執笄行盥饋之禮，笄字唐書王珪傳作笄，注云按史炤通鑑釋文笄，堅奚反，簪也。又云據唐書釋音正文作笄，釋云皮變反，笄屬也。未知孰是。又引左傳奉匱沃盥，易家人在中饋，以解盥饋之禮，愚謂笄字本刊之誤。史炤又失為正之。唐書釋音為得也。所引奉匱沃盥家人在中饋二者亦謬。

矣。不詳執笄之義。本按記昏義篇，夙興婦沐浴以俟，見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笄棗栗段修以見。注笄音煩，又皮彥反，器名，以等若竹為之，其形如筥，衣之以青繒，以盛棗栗段修之屬。段，丁亂反。本又作服，脩，脯也。加薑桂曰殿脩。公羊傳何休學云：禮婦見舅姑，以棗栗為贄。見女姑，以殿脩為贄。棗，取其早自矜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脩飾也。其奉匱沃盥事，乃晉公子重耳適秦，秦伯使懷嬴奉匱沃盥，懷嬴是重耳之姪婦。奉匱沃盥，既而揮之，此豈婦事舅姑之禮？家人在中饋，此言婦人居中而主饋耳，非特饋舅姑也。當知盥饋之禮，本按記郊特牲篇，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餼餘是也。盥音管，文公家禮說

甚詳明婦至於家明日夙興見于舅姑若冢婦則饋于舅姑是日食時婦家則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卓子于堂上舅姑坐前設盥盆于阼階東南悅架在東舅姑就坐婦盥升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拜俟舅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姑前侍立姑後以俟卒食撤飯侍者撤餘饌分置別室婦就餽姑之餘婦從者餽舅之餘壻從者又餽

質實 一統志云南平縣名漢屬桂陽郡晉因之隋省入臨武縣唐復置屬郴州天寶初改曰藍山縣因山為名宋屬桂陽軍元屬桂陽路 本朝初屬郴州後改屬衡州府

書法 始執婦道也故書美之

發明 貞觀六年嘗書以長樂公主嫁長孫沖矣然是時下嫁之禮猶未明也至

是分注具載是後公主始行婦禮之說則弊俗自此始革矣夫夫夫婦婦陰陽之大義乾坤之定制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豈以天子之女而決壞尊卑之防哉自漢以來制為尚主之法於是夫屈於婦陰凌於陽其失甚矣有太宗以為之君於是乎能禮遣其女有王珪以為之舅於是乎能不屈於婦君臣相遇自我作古此亦治世之美事也特書南平公主嫁王敬直而不曰王敬直尚南平公主書法之意明矣

夫豈過予之哉

貞觀之主德不終

詔議封禪禮

質實

封禪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

祕書監顏師古等議其禮房玄齡裁定之

書法

漢文帝議封禪不書十六年此其書何譏也前書請封禪不許矣於是而

詔議其禮帝之不能自克如此故書譏之綱目書議封禪禮儀二是年高宗顯慶四年

發明

封禪非古也自呂政行之於前漢武踵之於後人主遂以是為盛典人臣

遂以是為美談其有卓然不惑知其非禮者蓋亦鮮矣昔光武始拒群臣之請詞旨甚嚴然未幾復為讖緯所移今太宗始亦堅却其說至是所守亦不能固雖他時終於不行要之非確有定力終始不回者也書詔議封禪禮則大駕雖未東已知其志嚮之所在矣惜哉

夏五月虞公溫彥博卒

質實

虞縣名注見周報王二十一年解

○六月以荆王元景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

子孫世襲

質實

荆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南郡

書法

刺史世襲其為建國也大矣使卒行之治亂未可知也未世藩鎮不世襲

之世襲矣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質實

提要 溢上

有水字 疑漏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玄圃院以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朕過其後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但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

馬周與徵意相近亦見其有漸不如初之失矣

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苟其言無取亦無所損乃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飢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

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為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

魏徵十思

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搏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為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

期後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踈，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誠，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奸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

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

韋。**集覽** 穀洛穀水出穀城，括地志云：故穀城

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殷憂殷讀曰隱，說文隱，痛也。楚辭哀時命篇：夜炯炯而不寐，懷隱

憂而歷茲。文公集註：隱一作殷，搏節，裁抑也。記曲禮：恭敬搏節，退讓以明禮。注：搏，猶趨

也。以比弦韋，三國魏劉廙曰：韋弦非能言之物，而聖賢引以自匡。臣願自比於韋弦。韓子

曰：西門豹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緩，故佩弦以自急。文選曰：夷雅之體，無待韋弦。

言王公夷雅，無待此成。又注見**質實** 穀洛二水名。穀

注見漢王邦四年洛注見漢高后三年魏武帝愛陳思王魏武帝謂曹操陳思王謂操子植事在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東都注見秦莊襄王元年三川

書法

書美之也太宗之世書水災二而皆

七年是年終綱目書大水六十三書雜水溢十有二書雨水十有五而書處恤者七

求言者二詳漢武帝元狩元年世主以災為玩者何其多哉

發明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昭乎甚者

是秋洛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越兩月而武氏入

宮至高宗永徽五年三月武氏再入宮越一月而承入寢殿漂溺者三千餘人又一月而恒州大水漂溺者五千餘家夫以一女子之禍在太宗時水沴既作於方入宮之初在高宗時水沴復作於已入宮之後夫水為陰象證應若此太宗既不能知於其始高宗又不克寤於其終唐室之亂所以遂至於不可救藥者誰實尸之然則綱目書穀洛溢於武氏為才人之先書萬年宮大水恒州大水於武氏為昭儀之後其為世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後之溺愛衽席者可以觀矣

冬十月獵洛陽苑

上獵洛陽苑有群豕突出前及馬銜民部尚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

質實

洛陽苑即西苑注見本年

書法

美從諫也

發明

太宗以英武之資削平海內如反諸掌才有餘而德不足故常有技癢之意不能自已由是每每馳騁田獵以泄其殺伐之雄心此獵後苑獵洛陽苑所以屢見於綱目之所書也使其嘗經挫衄如漢高積苦兵間如光武則無是失矣

安州都督吳王恪免

此惡諫之漸

教

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上以長史權萬紀不能匡正欲罪之範曰房玄齡猶不能止陛下畋獵豈得獨罪萬紀哉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後褚遂良以為諸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

質實

安州注見貞觀元年

以武氏為才人

武后初見

故荆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質實** 才人，婦官名。注見高宗永徽五年。

書法

才人不書，此其書何謹亂始也，而高宗之慙德不可掩矣。

發明

綱目非大事不書，武氏一女子，才人一宮嬪，初何足道，而特筆書之者，一以志唐室禍亂之本，一以證高宗聚麀之實，而太宗溺意女色之失，亦固在其中矣。

戊戌 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多責財幣，或拾其鄉里，而妄稱名

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之，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質史籍以考其真偽，褒進忠賢，貶退奸逆，分為九等。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徧據山東，梁陳薛在江南，雖有的人物，蓋何足言？况其子孫衰替，而猶中然以門地自負，販鬻松檟，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以上，皆以德行動，勞文學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慕哉？今欲釐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刑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民幹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

百五十一家
頒於天下

質實

蕭曹樊灌蕭何曹叅樊噲
灌嬰四人乃漢高帝時功

臣

書法

書頒氏族志何譏也氏族相矜未俗
之失也其是其非上之人何與焉而

命官定其高下又以皇族外戚為首是爭
名也故書譏之其後再改而流為勳格益

非矣高宗

顯慶四年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質實

砥柱山名注見漢成帝綏和二年一統志云禹
廟在河南府永寧縣西南又澗池陝州俱有之

蒲州注見周赧
王十二年蒲坂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
侍上怒曰此乃亡隋之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蒲州刺史

注德

詔曰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志而
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質實桀犬吠堯漢書蒯通傳跖之犬吠堯堯非
不仁犬固吠非其主矣注跖春秋時柳盜

跖天下之強盜也跖雖惡而犬不吠犬以跖
是其主也堯雖仁而犬吠之以堯非其主也

跖與堯本不同時蓋設辨以喻非
主矣倒戈注見晉武帝泰始七年

閏月朔日食○帝還宮○宴五品以上於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於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而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

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志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覽妄訴隋資隋資仕於隋朝之資級也時選者盛集有詭資陸冒牒取調者詔許自首

不首者 **質實**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蘭陵公主園未詳處所蘭陵

縣名注見漢光武建武四年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考證**當分註謚文懿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南

此世南

通鑑綱目卷三十一

皇

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
當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朕能慎終如
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胡
氏曰孔子作春秋常事不書惟敗常反理乃
書于策以訓後世使正其心術復常循理交
適於治而已矣聖學不明為上者有一善則
矜夸自足為臣者於君之矢德闕政則默不
敢言而務為歸美之習詠歌贊誦惟恐在後
於是天變動於上而不知地變動於下而不
聞民心違怨厥口詛呪而不悟求不危亡不
可得矣世南清尚文雅唐名士也亦為聖德
論比太宗於堯舜其未深知孔子之教邪

質實

一統志云永興縣孫吳縣名本漢會稽郡
餘暨縣地晉宋因之隋省入會稽縣唐

初復置永興縣天寶初改為蕭山縣宋
元俱仍舊本朝因之改屬紹興府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右僕射○吐蕃寇松州

初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遣使隨
德遐入朝奉表求婚上未之許使者還言初
唐待我甚厚會吐谷渾王入朝相離間唐禮
遂衰亦不許婚弄讚遂發兵擊吐谷渾進破
党項白蘭諸羌帥眾二十餘萬屯松州西境
遣使貢金帛迎公主尋進攻松州詔吏部尚
書侯君集擊敗之弄讚懼引兵
退遣使謝罪因復請婚上許之
吐蕃謂之丁令左屬党項右接
多彌或曰亦吐谷渾之別種

集覽

白蘭羌種名也

質實

松州注見漢後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唐太宗貞觀十二年

皇

正編

主炎興元年
年其松

以薛延陀真珠可汗二子為小可汗

上以薛延陀疆盛恐後難制拜其二子皆為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實 鼓纛注見貞觀二年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射者號百騎以從

幸遊

太宗所念
念不忘者
武功而已

十二月以馬周為中書舍人

周有機辨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質實 岑文本鄧州棘陽人

以霍王元軌為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恠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

質實

霍王元軌霍州名注見漢景帝四年衡山元軌太宗之弟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

進

進

城處土注見
周赧王元年

西突厥乙昆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分其國為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六，置五大噉，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啞利失失衆心，為其臣所逐，走焉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設為乙昆可汗，中分其地。
集覽 啞利失可汗之號也。
質實 焉耆西域國名，注見啞丁結反。宋文帝元嘉十二年。

己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玄齡太子少師

房玄齡為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嘗有關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上嘗問侍臣創業與守成熟難，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群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海之福也。范氏曰：自古創業而失之者少，守成而失之者多，蓋禍亂未嘗不生於安逸也。
集覽 度支戶部屬官，掌天下租

賦物產歲計所出而支調之度徒各反草昧之初謂開創之始也易屯卦天造草昧注屯者天地造物之時也造物之始始於冥昧故曰草昧伊川易傳曰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無倫叙昧冥昧不明角力而後臣之角較也較其材力也前書賈誼傳非親角材而臣之

永寧公王珪卒

考證

當分註
謚曰懿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集覽**家廟廟者尊嚴之名崔豹古今庶人則立影堂伊川曰某嘗修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

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晦庵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為四龕以奉先世神主芻親之無後者以其班附祭於寢古者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於墓側故陵上稱寢殿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薦新物。**質**

實永寧縣名注見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癡瘕上流涕而撫之上又嘗謂敬德

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其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質實

鄆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富不易妻宋弘之言

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辨

詔內職有關選良家有才行者克

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質實

掖庭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

書法

書選良家女多矣未有書詔者書詔何豫辭也末世采選以色至有選及

民女者於是專選良家必以才行故特書善之終綱目書選良家五詳晉癸亥年惟

此為豫辭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既詔宗室功臣襲刺史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則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矣是則向所謂愛之者乃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

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柰何棄之外州乎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朕欲令公子孫世爲有土之君而公薄之朕豈彊公以茅土邪乃詔停之范氏曰柳宗元有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周室旣衰併爲十二列爲六七而封建之禮已亡秦滅六國以爲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彊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是以一人而害一國也然則如之何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

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者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矣何必如古封建乃爲盛哉胡氏曰太宗嘗讀周官書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之言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詔群臣議封建其本於此乎夫封建與天下共其利天下之公也郡縣以天下奉一人人欲之私也魏徵蓋未嘗詳考古制鹵莽甚矣而近世范蘇二公亦謂封建不可行始皇李斯柳宗元之論聖人不能易也烏乎豈其然乎宗元之言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執也誠使上古諸侯已爲民

害聖人不得已而存之，則唐虞之際，洪水懷襄，民無所定。武王周公，誅紂伐奄，滅國五十。皆天下之大變也。此數聖人不能因時之變，更立制度，以為郡縣，乃畫壤裂土，修明侯甸之法，何哉？宗元又曰：德在人者，死必奉其嗣，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夫為其德之不可忘，是以憫其絕，此仁之至，義之盡，而出於人心之固然者，固非聖人之私意，而歸之執可乎？宗元又曰：諸侯國亂，天子不得變其君，夫孟子所言貶爵削地，六師移之之法，皆先王之制也。烏在其不敢變乎？漢不能制侯王，未萌之惡，及大逆不道，然後勒兵而夷之，此非三代故事。自漢之失，袁盎固言之矣，豈可舉此以例禹湯文武所為哉？方三代盛時，諸侯

或自其國入為三公，王室有難，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至其衰也，五伯雖疆大，猶且攘夷狄以尊戴天下之共主，凡若此類，宗元皆畧而不稱，乃摘取衰微禍亂之一二，欲舉封建而廢之，是猶見刑者而欲廢天下之屨也。宗元又曰：湯資三千諸侯，以黜夏，武資八百諸侯，以翦商，故不敢變易也。是聖人於未舉兵之前，要結衆力，及成功之後，姑息苟安，此十六國五代庸主之所行，而謂湯武為之乎？宗元又曰：封建非公之大者，公天下自秦始，夫謂三代聖王無公心，以封建自私，是伯夷而為盜跖之事也。謂秦無私意，以郡縣公天下，是飛廉而有比干之忠也。一何不類之甚與？宗元又曰：諸侯繼世而立，又有世大夫食祿

采地以盡其封域，雖聖賢生于其時，無以立于天下。天子聖明，公卿必得其人，諸侯不敢越亂法度，世固多賢也。而又有鄉舉里選之法，有明明側陋之揚，何患乎材之不用也？若上無明君，下無賢臣，如周之衰，如秦之季，如漢魏隋唐之時，在位者無非小人，而興邦之良佐，悉沈于民伍，不見庸也。雖守宰徧宇內，將何救於此？故凡宗元封建論，皆無稽而不可信也。夫為君如堯舜禹湯，亦足矣。帝王之治，至於唐虞三代，亦無以加矣。并天下之田，使民各有以養其生，經天下之國，使賢才皆得以施其用，人主自治，不過千里，大小相維，輕重相制，外無疆暴，陵微弱，不立之患，內無廣土眾民，奢泰恣肆之失，是以義處利，均

天地之施，故曰封建之法，天道之公也。若秦則妬民之兼并，而自為兼并，筦天下之利，以自奉，故曰郡縣之制，人欲之私也。蘇子講之不詳，乃以封建為爭之端，不知聖人所以息爭也。果以為為爭者，何三代封建之長，而秦漢以來不封建之短也？蘇子又曰：漢唐以來，卿大夫不世襲，則無篡弑之禍。夫襲封之大者，莫過於帝王矣。劉劭楊廣皆襲封者也。設欲救此，其必如唐虞官天下而後可。則王莽董卓曹操劉裕之徒，又將何以止之？而三代之君，一姓多者，至三十餘君，其諸侯篡弑亦不聞出於文武成康之時，安得以封建為爭之端而亂之始歟？或曰：然則封建今可行乎？曰：何獨封建也？二帝三王之法，孰不可行者，在

人而已矣。然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范子亦惑於宗元，謂今之法不可用於古，猶古之法不可用於今。夫後世之法，私意妄為，固不可行於古，而為天下者，不以二帝三王善政良法為則，則又何貴？

集覽 朱均之子。漢律歷志於稽古而建事哉。封堯子朱於丹淵，故號丹朱。舜子均於商，故號商均。括地志云：定州唐縣，堯後所封也。商均封於虞，在梁國。今宋州虞城縣，舜後所封也。賦以茅土。注見新莽天鳳四年賦菁茅四色之土。疇其戶邑。注見漢宣帝地節二年疇其爵邑。披荆棘。披，開也。荆棘，榛梗之謂。封建，記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也。禮地官封

人，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注：封國建諸侯，立其國之封也。封，若今時之界。藩，屏藩，籬屏蔽也。詩：佻人維藩。大邦維屏。藩，通作藩。左傳：以藩屏周。注：藩，方元反。屏，必郢反。辨，方正位。禮：天官注辨，別也。鄭司農云：別四方正君臣之位，君南面，臣北面之屬。玄謂考工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禁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是別四方。召誥曰：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於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正位，謂此定宮廟。體國，經野體，猶分也。經，謂為之里數。鄭司農云：營國方九里，國中九經九緯，左祖右社，面朝後

市野則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之屬是也。設官分職，鄭司農云：置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職，而百事舉，以為民極。鄭玄曰：極，中也。今天下之人，各得其中，不失其所也。群書考索曰：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嘗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皇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以為民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井田，孟子曰：方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注：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其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宅園圃，家二畝半也。禮小司徒經

土地而井牧其田野，其下注尤詳。又注見新莽始建國元年井田良法。鹵莽，鹵音魯，莽莫古反，又音牡。莊子則陽篇君為政焉，勿鹵莽。注：鹵莽，不用心也。洪水懷襄，書堯典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蔡氏集傳曰：割，害也。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言其水勢如此。侯甸之法，書禹貢五百里甸服畿內之地，謂之甸服。為天子服，治田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各五百里也。甸服外之五百里，曰侯服。侯，候也。斥，候而服事也。侯服外之五百里，曰綏服。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也。綏服外之五百里，曰要服。謂要束以文教也。要服外之五百里，曰荒服。言其荒野又簡畧也。禮夏官職方氏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

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諸侯或釋位以間王政。左傳：昭二十六年，厲王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注：周人，不忍害王，乃流王于彘。地間猶與也。諸侯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間，間廁之間，一音如字，與音預。天下之共主，索隱曰：周為天下其所宗主。采地，注見漢平帝元始五年。家國采，明明側陋之揚。注見漢順帝永建二年。揚側陋，筦天下之利。筦與管通。索隱曰：猶筦，摧之筦，謂專之也。

質實

伯夷，注見漢明帝永平十年。盜跖，注見武宗會昌五年。比干，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飛廉，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

發明

有堯舜之君，必有臯益稷契之臣，而後唐虞之治可興。有湯武之君，必有伊虺且望之臣，而後商周之治可興。世變不古，君宰道睽，天下無復善治，其來久矣。孟氏有使民不飢不寒之政，而齊梁之君不足與言王道。文帝有愛民如赤子之心，而絳灌諸臣無輔行仁政之德。當餽與歎，抱道不遇，其不相偶也如此。太宗在唐，開世特起，真可謂千載一遇之主矣。撫周官而慨想，思王政之復行，臨御未久，詔議封

正編

建在廷之臣，譁而非之，曾無一人敢當其責者。是豈三代之治，必三代之君而後可行邪？因陋就簡，趣辨目前，姑以苟偷一時之便，不翅足矣。何必復古經制，乃為盛治。此固唐初諸臣之陋習也。僅有一魏徵，自以為耻君不及堯舜，若可與有為者，徐而考之，亦惟左支右吾，隨事諫說而已。固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心，尚何望其贊行王政者哉！夫封建井田，先王良法，後世君臣苟欲舉而行之，必經畫布置，思始圖終，取古人之制度，參考便宜，使不為新莽之王田，宇文之六官，徒以取笑千載。然後君臣相與畢力，一德一心，自今日至于後日，自一郡至于百郡，卓然立為

一代之規模，必期於王制之盡復而後已。烏有可行於先王，而不可行於後世者哉！若徒鹵莽滅裂，初無堅定之意，嘗試望洋而為之，則固不若已之之為愈。今太宗雖有其志，而諸臣方且力沮其說，有其君而無其臣，是猶心腹獨運而手足不隨，則雖有坦然之法，猶將墮於悠緬，况望其取數千百年已墜之典，講明而力行之哉！固無恠其終於不行也。綱目書詔議封建於前，書世襲刺史於後，書詔停襲封於終，筆削若此，亦徒以重君子之歎而已。必有卓然不惑之君，輔以傑然王佐之臣，則太宗之治，復明於千載之下矣。吁！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

正編

夏四月如九成宮

考異

如上漏帝字

質實

九成宮注見隋文帝

開皇十三年仁壽宮

○突厥結社率作亂伏誅

初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陰結故部落四十餘人作亂夜襲御營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北走追獲斬之

質實可汗

夷狄君長號注見漢後主景耀四年中郎將官名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

發明

莫嚴於禁衛而異類得以參錯乎其間此固作亂之本也綱目書如九成宮突厥結社率作亂可以為不分族類者之戒矣

魏徵十漸不終之責

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一以為頃年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佚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此恐非興邦之言也上深獎歎報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范氏曰有國者不憂百姓之貧而疑其財之有餘取之不已不恤百姓之勞而疑其力之有餘使之不已此二者亡之道也人主曷不反諸己己欲富而惡貧欲逸而惡勞則富而逸者民之所欲也與其所欲去其所惡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秋七月，立李思摩為突厥可汗。

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厥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以為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突厥咸憚薛延陀，不肯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言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為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今使還其故國，爾薛延陀受冊在前，突厥受冊在後，當以先後為大小，各守土疆，毋或踰分。其有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往問其罪。薛延陀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遣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魏徵言，幾致狼狽。

集覽

李思摩本姓阿史那，頡利前可汗之號也。名咄

苾

質實

懷化郡未詳沿革。抄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趙郡注見漢景帝三年。趙

國突厥北狄國名。注見梁武帝大同十一年。狼狽注見漢獻帝初平三年。

八月朔日食。○冬十一月，以楊師道為中書令。

進

劉洎為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書法

參知政事之名始此。

○十二月，以侯君集為交河大總管，將兵擊高

昌

初高昌王麴文泰多邊絕西域朝貢及拘留
 中國人詔令入朝又不至與西突厥共擊破
 焉耆焉耆訴之上遣使問狀文泰曰鷹飛于
 天雉伏于蒿猫遊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
 豈不能自生邪上怒欲發兵擊之薛延陀可
 汗遣使請為鄉導上猶冀文泰悔過復下璽
 書以示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
 至至是乃遣君集及薛萬均將兵擊之

集覽

焉音質實 **交河**城名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
烟高昌高昌西域國名注同上年璽
 書注見漢光武建武三年

太史令傅奕卒

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
 醫餌藥有僧自西域來能呪人使立死復呪
 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
 邪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呪奕
 奕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遂不復蘇又有
 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長安士女輻
 湊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至
 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
 子如言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奕年八十
 五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又集魏晉以
 來駁佛教者為高

集覽 婆羅門西域國在天
 識傳十卷行於世 竺西俗亦尚浮屠沈



括曰四夷全以氏族為貴賤始天竺以刹利
婆羅門二姓為貴種如此則婆羅門又虜三
字姓也羚羊角羚羊與麋同爾雅麋大羊也注
云麋似羊而大角圓銳本草羚羊有神夜宿
以角掛木不著地以防患也角質實
有節如手指握痕性至堅勁質實
漢惠帝五年

西突厥唃利失可汗死

考異提要死誤作卒

子乙毘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號南庭咄陸為北庭

庚

十四年春正月幸魏王泰第

考異幸上亦漏帝字

赦雍州長安繫囚免延康里今年租賦賜泰府僚屬有差質實
十一年京兆延康里未詳處所質實
羅州注見玄宗開元

二月詣國子監

考異詣當作臨或作視

上幸國子監觀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
賜諸生帛有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
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生能明一經以
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滿
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
授以經有能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學
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
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學升講筵者至八

主德 學

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穎達與諸儒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學者習之。范氏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士，修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於國，升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養之有漸，升之有序，故其賢才不可勝用。後世鄉里之學廢，人君能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眩曜於一時而已。非有教養之實也。唐之儒學，惟貞觀開元為盛。其所成就者，亦可觀矣。孟子曰：學所以明人倫也。故有國者以為先，然為學而不復。三代之制，亦未知其可也。**集覽**高麗注見國四年百濟百濟之國，馬韓之屬也。本扶餘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國於

帶方故地，遂為東夷疆國。初以百家濟，因號焉。其國東極新羅，高麗西南俱限大海。其都曰居拔城，亦曰固麻城。東夷傳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濟或音上聲。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見禮記學記。鄭玄曰：古者仕焉而已者，歸教於閭里，朝夕坐於門，門側之堂，謂之塾。周禮云：五百家為黨，二千五百家為遂，黨屬於鄉，遂在遠郊之外。塾音熟。又音育。孟子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注：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也。以學習禮教化於國。**質實**釋奠注：帝天監十七年，新羅東夷國名。注見貞觀十七年。

書法 綱目下有先聖之文，則上書詣高祖。七年書詣國子監，重釋奠也。此不書

釋奠，則其書詣何，譏也。於是釋奠先聖帝，不親而觀禮焉。綱目特書曰詣而無釋奠之文，所以志其簡也。筆削之意，微而顯矣。

三月流鬼國入貢

流鬼去京師萬五千里，濱於北海。

夏五月侯君集滅高昌，以其地為西州。

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而沙磧居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

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發疾卒。子智盛立，刻日將葬。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詰朝攻之。及午而克。智盛出降。君集分兵畧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上欲以高昌為州縣，魏徵諫曰：文泰有罪，故王誅加之。今罪人已死，其子又服，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若以為州縣，當復遣兵鎮守，勞費不貲，死亡相繼，而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也。上不從，以其地為西州，置安西都護府。去年計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縣千五百一十一。



至是又平高昌、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集覽**撮粟撮三指取之也、**四圭**西州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為撮**質質**詰朝注見梁武帝大同二年安西都護府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書法

唐滅國多矣、雖夷狄未有書滅者、此罪而徒恃兵力以擊滅之、故綱目前書擊、此書滅、

發明

以文觀之、取一國而郡其地、誠盛舉也、以理觀之、利人土地、奪而有之、義

安在哉、魏徵之諫、非不明白、而太宗不從者、好大之心蔽之也、綱目於前書擊、於後書滅、則高昌無罪可討、唐人彊暴不義、義皆見矣、

以劉仁軌為櫟陽丞

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恃高班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聞、上怒、追至長安、將面詰而斬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多如魯寧之比、隋以是亡、上乃擢仁軌為櫟陽丞、上將幸司州、校獵、仁軌上言、大稔未獲、使農民供獵事、治道葺橋、動費一二萬工、願少停

旬日則公私俱濟矣上
賜璽書嘉納遷新安令
〔集覽〕 櫟陽注見周
顯王八年 〔質〕

〔實〕 陳倉縣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四年劉仁軌
尉氏人司州注見奏莊襄王元年成臯新

安縣名注見
楚義帝元年

〔書法〕 邑丞未有書者書
仁軌何嘉能官也

曆法
冬十一月詔李淳風考定戊寅曆

時戊寅曆以癸亥為十一月朔李淳風表稱
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甲子朔冬至而傳
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三
刻用垂天正請更加考定從之

辨

詔更定服制

禮官奏請加高祖父母服齊衰五月嫡子婦
服期嫂叔弟妻夫兄舅皆服小功從之范氏
曰人莫不有本自高祖以上推而至於無窮
苟或知之何可忘其所從來也然既遠矣則
服有時而絕而先王之意非以服盡而親絕
也後世不達於禮者或益之或損之皆出於
私意不足法也嫂叔之無服古之人豈獨於
此無恩乎傳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
也嫂不可以為母則無屬而又不可以屬乎
妻道也故遠之以明人倫也凡喪服從先王
之禮則
〔集覽〕 服盡而親絕注見漢元
正矣 帝永光四年親盡宜毀

通鑑綱目 卷三十一 唐太宗貞觀十四年 正編

以太常卿韋挺為封禪使

百官復請封禪詔許之也

書法

前書議封禪禮譏也此書封禪使甚譏之綱目封禪者五君秦始皇漢武

帝光武高宗玄宗一后周武氏書封禪使一而已

貶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為華陰令

司門員外郎韋元方給給使過所稽緩給使奏之上怒出元方為令魏徵諫曰宦者輕為言語易生患害獨行遠使深非事宜漸不可長上納其言

質實

華陰縣名注見周顯

王三十七年陰晉

十二月下侯君集等獄既而釋之

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其珍寶將士競為盜竊君集不能禁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岑文本上疏曰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黃石公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今君集等雖自註網羅願錄其微勞而宥之則雖屈法而德彌顯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高昌婦女者付大理對辯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

與亡國婦女對辯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上遽釋之。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即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尒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既下。乃受之。所取惟老弱故弊而已。

質實 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索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乃以是授張良。為

漢王師。後不知其所終。今有廟在淮安府邳州黃石山上。高昌西域國名。注見齊明帝建

武四年

書法 君集貪不戢。下則罪也。其以無罪書

矣。小過不錄可也。而下之獄。書曰。下某等獄。其示議功之法。婉而成章矣。繼書釋之

嘉改過也

以張玄素為銀青光祿大夫

上聞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玄素嘗為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玄素深以為恥。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為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群臣窮其門戶乎。孫伏伽亦嘗為令史。及貴。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

集覽 皇儲儲陳如反嗣也。副貳也。太子副君故

謂之皇儲

詔諸州有犯十惡罪者勿劾刺史

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矣。自今勿劾，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

集覽 十惡罪：一曰謀反，謂謀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敬，謂盜大祀神御之物、鑿輿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悞

不如本方及封題悞，若造御膳犯食禁，御幸舟船常御之殿悞不牢固，指斥鑿輿，情理切害，厭呪求愛媚而淑鑿輿，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在別籍異財，若奉養有闕，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及賣總麻已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十曰內亂，謂奸小功以上親、父母、妾及與和者。〔糾察〕糾與糾通，吉酉反，彈治也。察，廉視也。周禮大司注糾萬民，注糾猶割察也。

質實

一統志云戴州即古之緡國春秋時爲宋邑漢置東緡縣屬山陽郡東漢析置金鄉縣以山爲名晉以東緡省入屬高平國後魏以昌邑縣省入唐於縣置金州尋改爲戴州後州廢以縣屬兗州五代周屬濟州宋金仍舊元屬濟寧路本朝改屬兗州府北

屋王莽傳堯舜之世比屋可

封注比蒲糜反並也連也

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三十九

